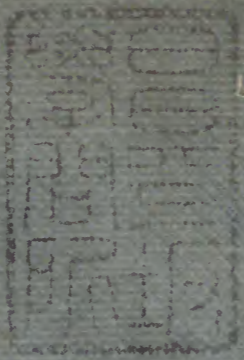


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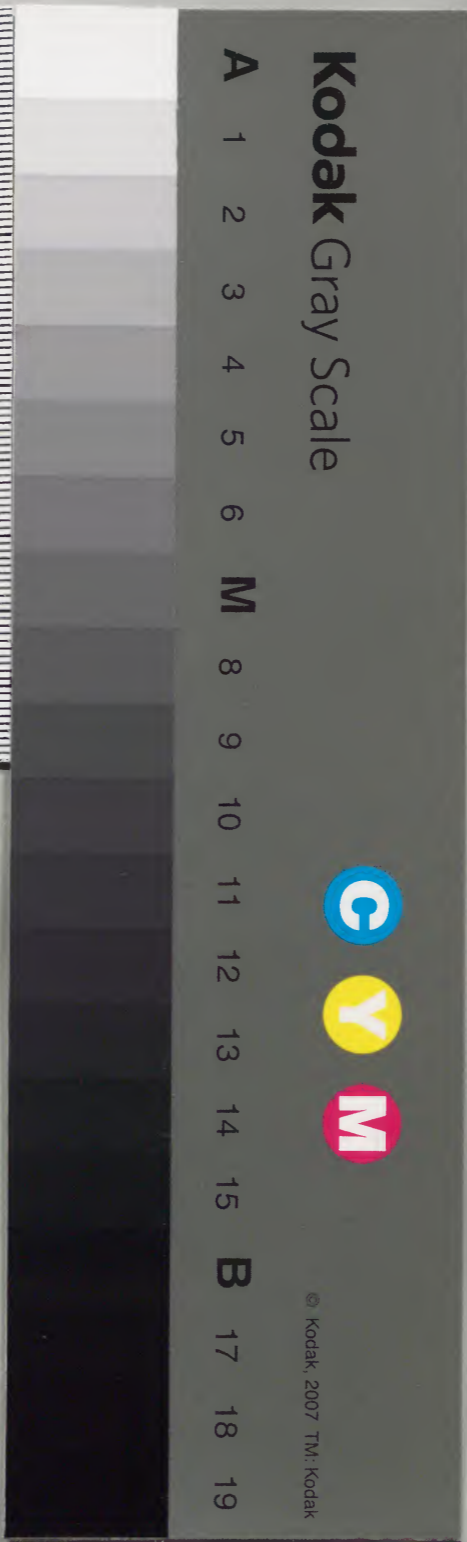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三	
	二	九	一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元	九		漢書
二	一		
八	三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131	
冊數	2 (2)		
函號	292	123	

四之六





雍錄卷第四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新安吳瑄校

淺草文庫

高宗初敕蓬萊宮諸門殿亭皆已立名至上元二年
延英殿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即有延英殿
顧召對宰臣則始於代宗耳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蹇
甚聽入閣不趨為御延英此優禮也案六典宣政殿
前西上閣門之西廊為延英門門之左即延英殿故
陽城欲救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閣上疏伏

閣不去也案朝于宣政卽名入閣而延英又便殿之
在西偏者無閣可伏也其曰守閣者西上閣之西卽
是延英殿門故守此之閣乞開延英以受其對也至
會要所記則直曰城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也史家
必言伏閣者以入延英之路言之也錢希白南部新
書記唐制曰凡內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
英卽此可見凡對延英必自閣門而入也長安志曰
延英在紫宸殿東呂圖引李庚賦為據曰東則延英
耽、因謂延英當在殿東而反詆六典謂在西者為
誤此失之矣予案會要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

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則延英
不在紫宸殿東亦已審矣六典會要皆唐人自記唐
制其為可信豈不愈於李庚之一賦也哉或者失攷
六典會要致有此誤也至於長安志者宋敏求自言
其書皆本諸長安圖經又本諸梁載言十道志則志
之傳信豈如六典會要之審也僖宗時嘗易延英之
名以為靈芝其必因上元所產之芝而制為美名也
及自蜀還仍名延英

延英召對
試宗召苗晉卿對延英晉卿宰相也群臣初無許預

起例正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官長奏本司事
則百官許對延英矣八年葛洪本正衙奏私事德宗
詔今後有陳奏宜延英門請對勿令正衙奏事則群
臣亦得乞對延英矣故憲宗時元稹為拾遺乞於延
英訪問也其後諸州刺史遇開延英即入延英陛辭
則是外官亦得詣延英辭也會要開元和四年御史
臺奏延英開日群臣皆不得前知遇陛下坐時方進
狀請對則是凡開延英初無定日直矣御宣政紫宸
臨時奏請也錢希白之言曰凡內有公事商量即降
宣付閣門開延英閣門翻宣申中書并榜正衙門則

臨時不可預擬其日矣至天祐元年詔今後每月許
一五九開延英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膀子奏
請開延英不計日數則是天祐後方定一旬三開延
英之制前此未也若宰臣奏開延英其來久矣韓皋
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於紫宸未嘗請便殿上謂
之曰我與卿言不盡可來延英與卿從容則是特許
其對也元和五年義武軍節度使張茂昭舉族歸朝
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十五年十月下元假
召宰臣對於延英議邊事也唐文宗紀贊曰唐制天
子以隻日眎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此之雙日

假日皆特別對是有為為之非常制也

長生殿

二張受誅之地通監云在迎仙宮長生殿唐五王傳則言在迎仙宮集仙殿未知孰是也長安志有長生殿但云肅宗終於此殿而不指言此殿之在大明或太極也東宮有集仙殿後為麗正集賢是東宮一宮固在太極宮城之內矣詳見東宮當高宗時大明宮已成武后擅國不應猶在東宮養病予故謂當在大明正宮也太子之已誅二張也入后所寢長生殿白之后謂之曰孺子誅可還官夫天后既自長生殿遣太子

還宮則可以見長生殿之與東宮不同一官矣肅宗不豫張后召越王係授甲長生殿使討李輔國肅宗在長生殿使使者逼張后下殿則長生也者必寢殿也其位置與事為可知而麗山別有寢殿亦名長生在華清不在大明也詳見華清宮下故東宮麗山之集仙殿者皆非武后寢疾之地也

凌煙閣

南部新書曰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隔內面北寫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案西內者太極宮也太宗時建閣畫功臣在宮內

也畫皆北向者閣中凡設三階以為分際三階內一層畫功高宰輔外一層寫功高侯王又外一層次第功臣此三階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皆面北者恐是在三清殿側故以北面為恭耶

上陽宮

武后既已傳位徙居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詣觀風殿起居諸家無言上陽何在者獨長安志內苑有上陽橋不知此橋即為上陽之橋耶不敢主定也崔皎疏曰則天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則上陽宮必在大明之西矣德宗建中十二年高力士養女偽為帝母沈

太后上發宮人百餘人齎乘輿御物迎入上陽宮就供奉高氏自言是后驗視者走馬入奏上受百官賀已而事覺以牛車載高氏還家按此既遣宮女就上陽供奉則與德宗所御之宮自是不為一地矣驗視者走馬入奏又足以見其来自宮外也夫姜皎指為西宮而此又迎之宮外予故疑其在大明之西也太明之西若不在禁苑必在西內苑矣洛陽有上陽宮在洛城外此之所言皆長安也不可以參論

望賢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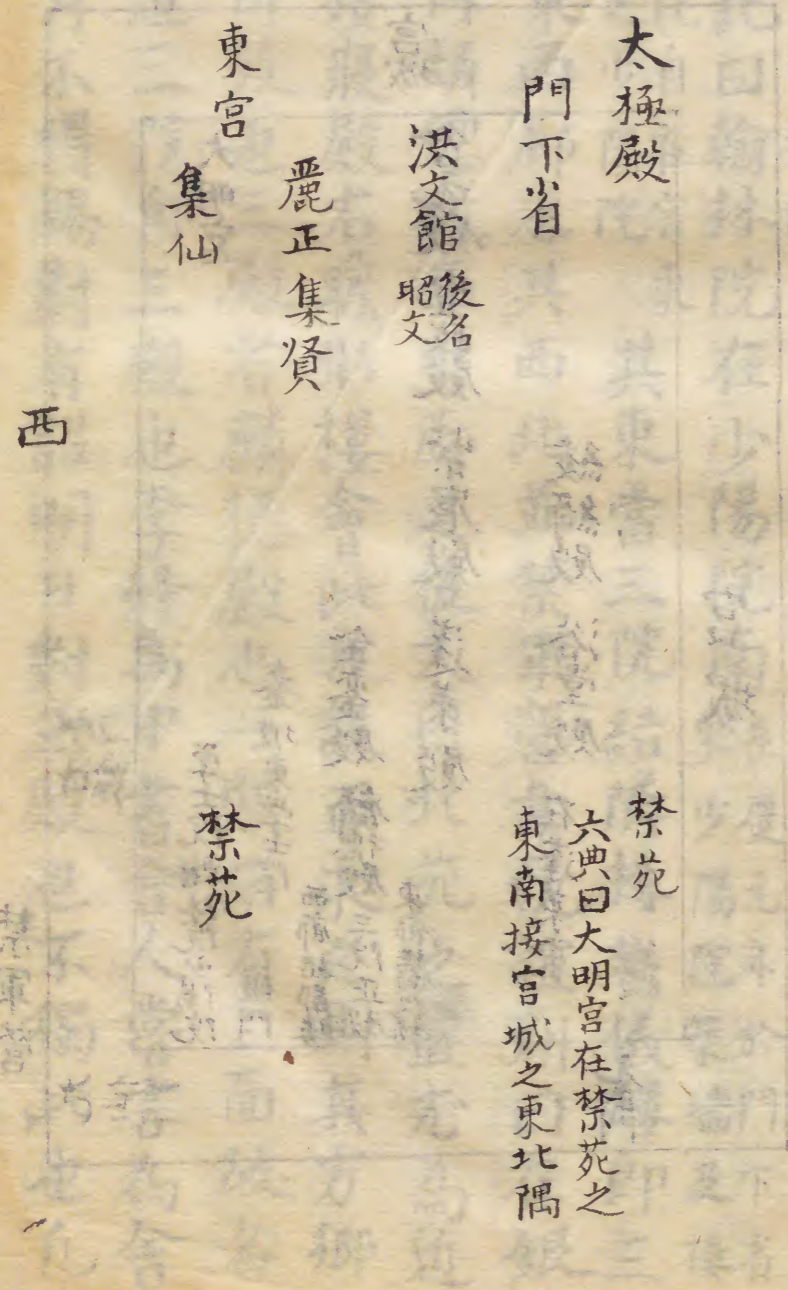
在咸陽縣東數里元宗幸蜀還京肅宗至望賢宮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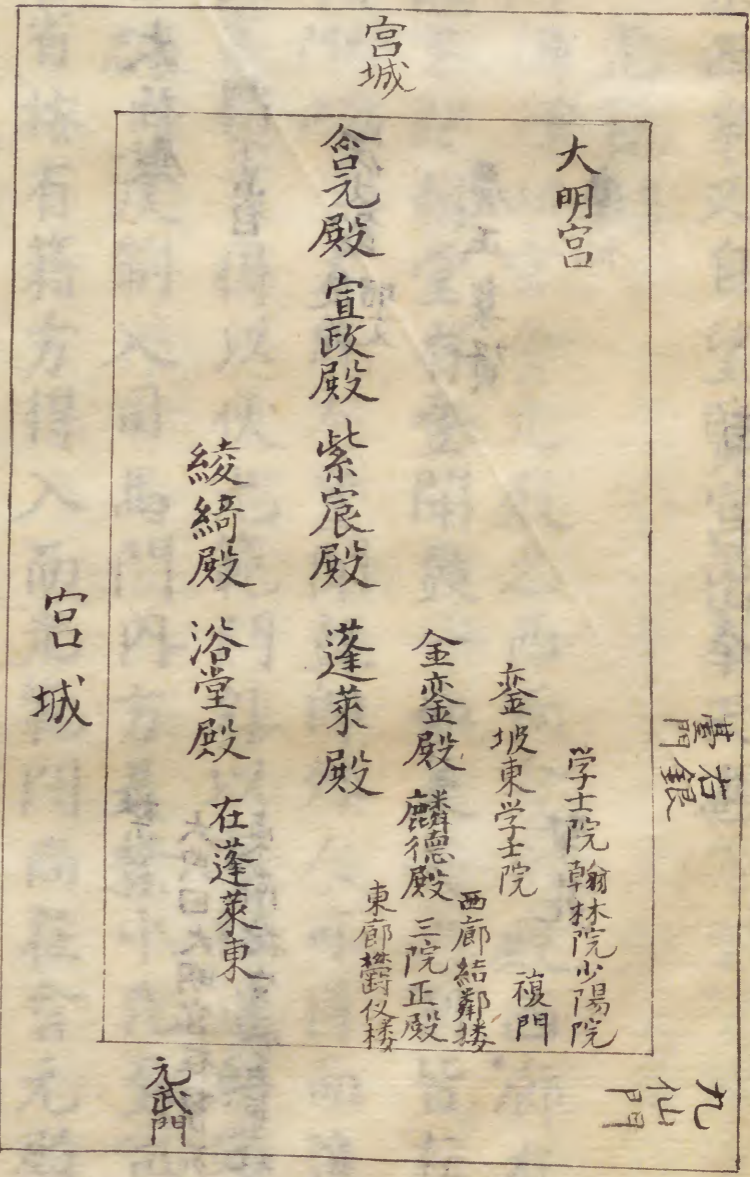
迎德宗西幸又自望賢宮出奉天也

光範門

光範門在大明宮含元殿之西而含元殿西廊有棲鳳閣閣下即朝堂有登聞鼓一如兼天之制皆在兼天門內即宮城夫既有登聞鼓即外人可得而進故韓愈上宰相書得以伏光範門外以宰相退朝路必出此也長安志漢制入司馬門內方是禁中凡至司馬門者皆省按有籍方得入而光範門尚在含元殿外兼天門內故外人得至也

東內西內學士及翰林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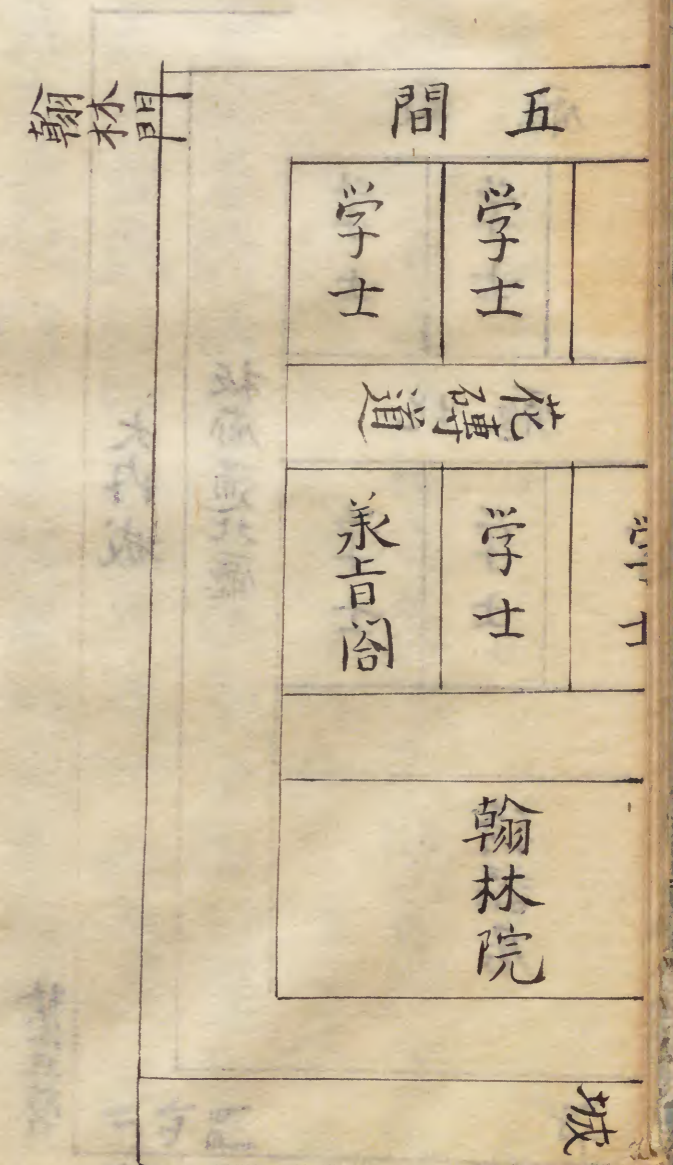
東內西內學士及麟儀樓

唐翰苑位置
金鑿殿 復門 麟德殿 小陽院 結隣樓 鬱儀樓 九仙門

李肇記曰翰林院在少陽院南長慶元年於門下省
觀此院自宮東其東當三院結隣樓鬱儀樓即三
非此之少陽院院之東西廊也其西北並禁軍營韋執誼則曰在銀
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又曰北苑之置尤為近
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會此數說而求之則其方鄉
尚略可攷也三殿者麟德殿也一殿而有三面故名
三殿也三院即三殿也李絳為中書舍人嘗言為舍
人踰月不得賜對有詔明日對三殿也不獨此也凡

蕃臣外夷來朝率多設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對于此也結鄰樓卽三殿之西廊也鬱儀樓卽三殿之東廊也鬱儀又東卽寢殿矣鬱儀結鄰皆是重廊見韋執誼記翰林院學士院皆在三殿西廊之外其廊旣為重廊其門必為重門也自翰苑穿廊而趨宣召必由重門而入故謂複門之召也李肇便以學士院胡門定為複門者誤也寢殿旣在翰苑之左而金鑾殿又在學士院之左則金鑾益近寢殿矣自有金鑾殿後宣對多在金鑾則知其謹並寢殿矣以其近也德宗旣已上僊召學士鄭絀至金鑾殿立憲宗為太子當如

此倉卒學士遽能入至金鑾殿則可見矣翰林院又北則近內苑其宮城垂轉北處城之西北角有九仙門文宗引入鄭注卽自此門也又門外卽列禁軍營順宗之為太子也德宗已上僊矣太子有疾仍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以示不病卽此地也通鑑惟其與寢殿相切近故可以如此也凡此所致皆大明宮銀臺門翰林院及兩學士院位置也若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在勤政樓東北亦名翰林院與此大明宮制不同



大甲宮古殿臺門翰林閣學士閣圖

結隣鬱儀樓

麟德殿東廊有鬱儀樓西廊有結鄰樓學士院即在
 西樓重廊之外李肇韋執誼所記皆書結鄰為結麟
 此恐誤也道書登真隱訣曰上真之道七鬱儀奔日
 文為晁結鄰奔月文為次蓋鬱儀者義和也結鄰者
 常娥也九真中經曰西玄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鄰
 兩書也古宮殿皆取天象物瑞以為之名曰華月華
 亦其義也則此之二樓者其必取諸奔日奔月之仙
 也安得改鄰為麟也况兩樓之中有殿已自名為麟
 德則結麟之名必不贅以麟名也

大明宮右銀臺門翰林院學士院說

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臺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
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號為胡門或疑此門蓋東向
韋執誼曰開元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入門直西為學士院院有兩
廳南北相背而各自為門旁有板廊自南廳可通北
廳李肇曰南北兩廳皆設鈴待詔者撼鈴又皆南向
院各五間北廳從東來第一間常為養旨閣餘皆學
士居之廳前堦砌花磚為道花磚別南廳本駙馬張
垧為學士時以居公主此其畫堂也後皆以居學士
其東西四間皆為學士閣中一閣不居並李肇記北廳又

北則為翰林院初未有學士時凡為翰林待詔供奉
者皆處其中後雖有學士而技能雜術興夫有學可
備詢訪之人仍亦居之故王叔文王伾輩以書碁得
入也翰林院又北則為少陽院

南北學士

唐世嘗預草制而真為學士者其別有三太宗之洪
文館元宗之麗正集賢開元二十六年以後之翰林
此三地者皆置學士則是實任此職真踐此官者也
若夫乾封間號為北門學士者第從翰林院待詔中
選取能文之士特使草制故借學士之名以為雜稱

其實此時翰林未置學士未得與洪文集賢齒也故
曰北門學士言其居處在洪文集賢之北也其曰北
者大明一宮皆在太極東北而翰林院又在大明宮
之北觀其地位謹並北苑牆南則其入內雖自西銀
臺入而皆在洪文集賢之北也開元已後雖於翰林
院南別置學士院正以學士名官而西院仍在翰林
院南本洪文集賢而求其方亦在大明之北故言翰
苑者亦以北冠之亦是因仍乾封間所名也

學士出入禁門

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

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也言其去纏縛而

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

則皆步行本朝名步行直至已出宮城銀臺門外乃

得乘馬也然此亦學士未為兼旨者體制如此耳若

為兼旨則有別禮故元稹自言為兼旨時得從內朝

乘馬扈從又有詩自言得於太液池邊乘馬以行此

則兼旨特禮也為學士者無之詳見不愚下

學士宣召

沈氏筆談曰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無宣召之禮惟
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

予按學士宣召特禮也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宮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命白以官為中宮所捍而止是白在開元竟無宮也後至二十六年初置學士院乃始制為官稱是為翰林學士此時得為學士者固與前此白身供奉者不同然向來尚以詔召之禮加乎無官之士則今之在院而明命以為學士者安得獨廢特召之禮也然此之宣召乃是院中熟倒而不可輒減耳非為院在禁中乃加宣召也按銀臺門內直紫宸殿西固

在禁中然而中書門下兩省官分居日華月華門其日華月華亦在宣政殿之東西廊是亦同在禁中矣若謂學士體重當加宣召耶為學士而得知制誥又滿年乃遷中書舍人不應職任輕時加宣召以為禮及其進官位望益重反無宣召也故予謂宣召之禮自待詔無官時有之其後循襲不復減殺耳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兼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此又失也兼明玉堂皆漢殿耳唐無此名也沈氏又曰學士院北扉其為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又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

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詳在浴堂下

北廳花磚

李肇曰學士院北廳前有花磚道冬中日及五磚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常過八磚乃至衆呼為八磚學士唐書語畧難曉故詳具也

浴堂殿

唐學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宮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然自六典以及呂圖皆無此之一殿石林葉氏曰學士院北扉者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恐未審也學士院之北為翰林院翰林院之北為

少陽院設或浴堂在此亦為寢殿三殿之所間隔不容有北門可以與之相屬矣館本唐圖則有浴殿而殿之位置乃在綾綺殿南也綾綺者長安志曰在蓬萊殿東也而夫學士院者自在蓬萊正西也東西既已相絕中間多有別殿無由有門可以相為南北也矣長安志嘗記浴堂門浴堂殿浴堂院矣且曰文宗嘗於此門召對鄭注而於浴堂殿對學士焉又別有浴堂院亦同一處可以知其必在大明矣而不著其正在何地故予意館圖所記在綾綺殿南者是矣而元稹養旨廳記又有可證者其說曰棄輿奉郊廟則

養旨得乘厩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若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夫內朝也者紫宸殿也唐之郊廟皆在都城之南人主有事郊廟若非自丹鳳門出必由養天門出決不向後迂出西銀臺門也則浴堂之可趨內朝也內朝之必趨丹鳳門也其理固已可必矣又謂殿在蓬萊殿東卽與紫宸殿相屬又可信矣然則館圖位置其與元稹所記殆相發揮大東故不待班從而可居院以待也合二語以想事宜則浴堂也者必在紫宸殿東而不在其西也

金鑿坡

龍首山形勢太液池附

金鑿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陀靡迤者也其上有殿旣名之為金鑿殿矣故殿旁之坡亦遂名曰金鑿坡也此在唐雖無記載而其形勢可推也大明宮自南而北為含元殿又北為宣政又北而為紫宸前後相沓皆在山脊至紫宸又北而為蓬萊殿則殿有大池宗楚客之詩曰太液天為水則可見其廣矣若此殿地勢猶高與含元紫宸同在山上則接天之水從何激導而能如此迂上也以此推之則龍首山勢至蓬萊而夷於平地無可疑也

詳見前
螭頭下金鑿

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也龍首山坡隴之北至此
餘勢猶高故殿西有坡德宗卽之以造東學士院而
明命其實為金鑿坡也韋執誼故事曰置學士院後
又置東學士院於金鑿殿之西李肇志亦曰德宗移
院於金鑿坡西也石林葉氏曰俗稱翰林學士為坡
蓋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鑿坡故亦稱坡此其說
是也而不言金鑿何以名坡於事未白予故詳言也
若夫諸家謂為移院者則亦失實蓋德宗造院於金
鑿坡上是卽此之坡而別建一院耳以其在開元學
士院之東故命為東翰林院而夫開元初立之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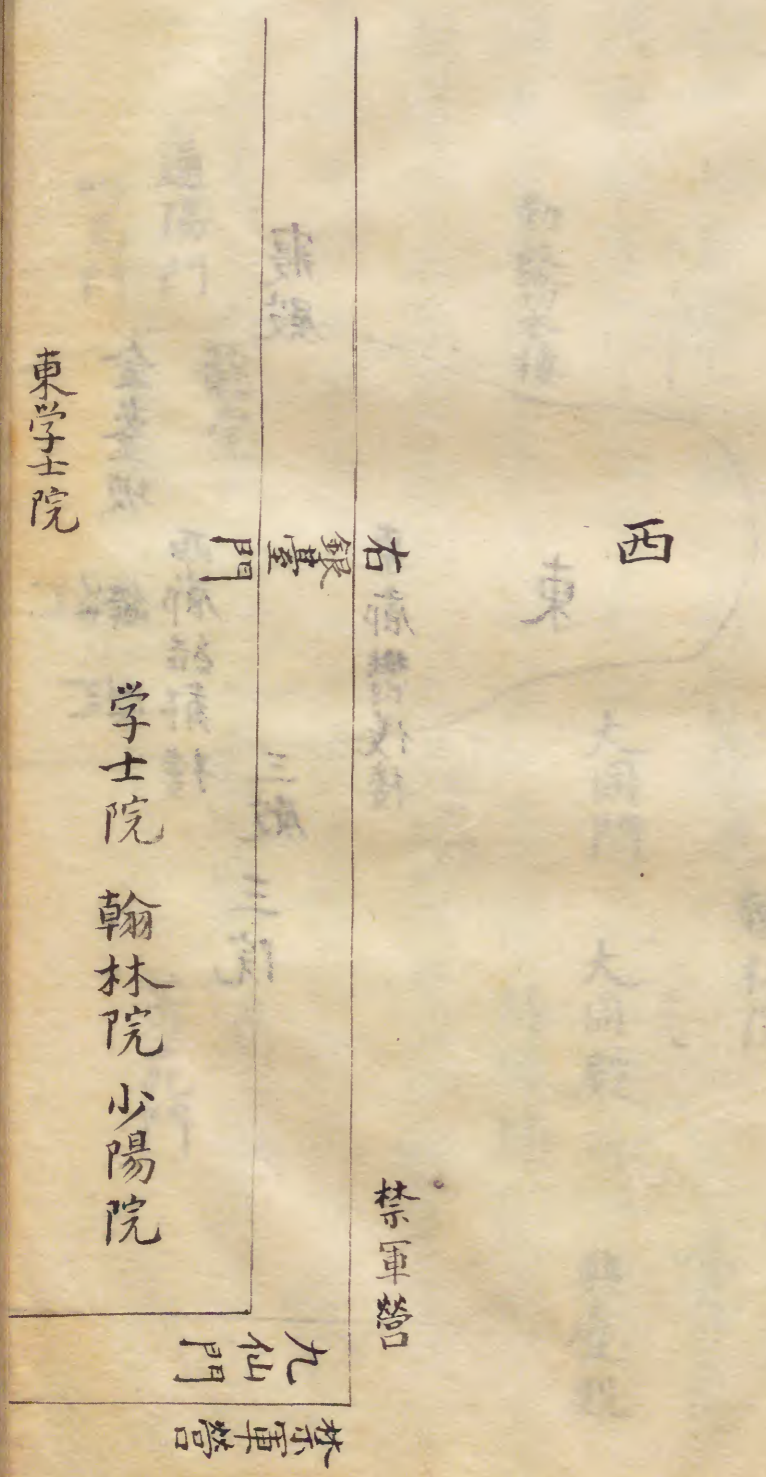
右銀臺門內者元不曾廢也卽諸家謂移院者皆誤
也

複門

複門亦無的載李肇曰翰林之門重複高大號為胡
門此或為複門也耶韋執誼記曰院在銀臺門內麟
德殿重廊之後複門也者卽重廊而每廊各設一門
者也此卽在院得召自西重廊複門而入對乎麟德
者也石林曰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
故院設複門所以通禁庭也石林此語不知何出若
指初入院時宣召以為須召乃入則自是由宮城之

外而得入宮城之門耳此之宮門即右銀臺門矣而
 銀臺門不聞嘗設複門也若以院內自有複門須召
 乃得入對則凡宿直者身雖得在禁中苟無詔皆不
 輒見不止學士院限隔複門也反覆求之不皆可合
 改予亦未敢主信也

學士院都圖



寢殿

金盞坡

西廊結鄰樓

三殿 三院

東廊樹儀樓

東

學士別宿圖

閣本興慶宮圖

西

花萼相輝樓

金明門

翰林院

興慶門

大同門

大同殿

興慶殿

勤政務本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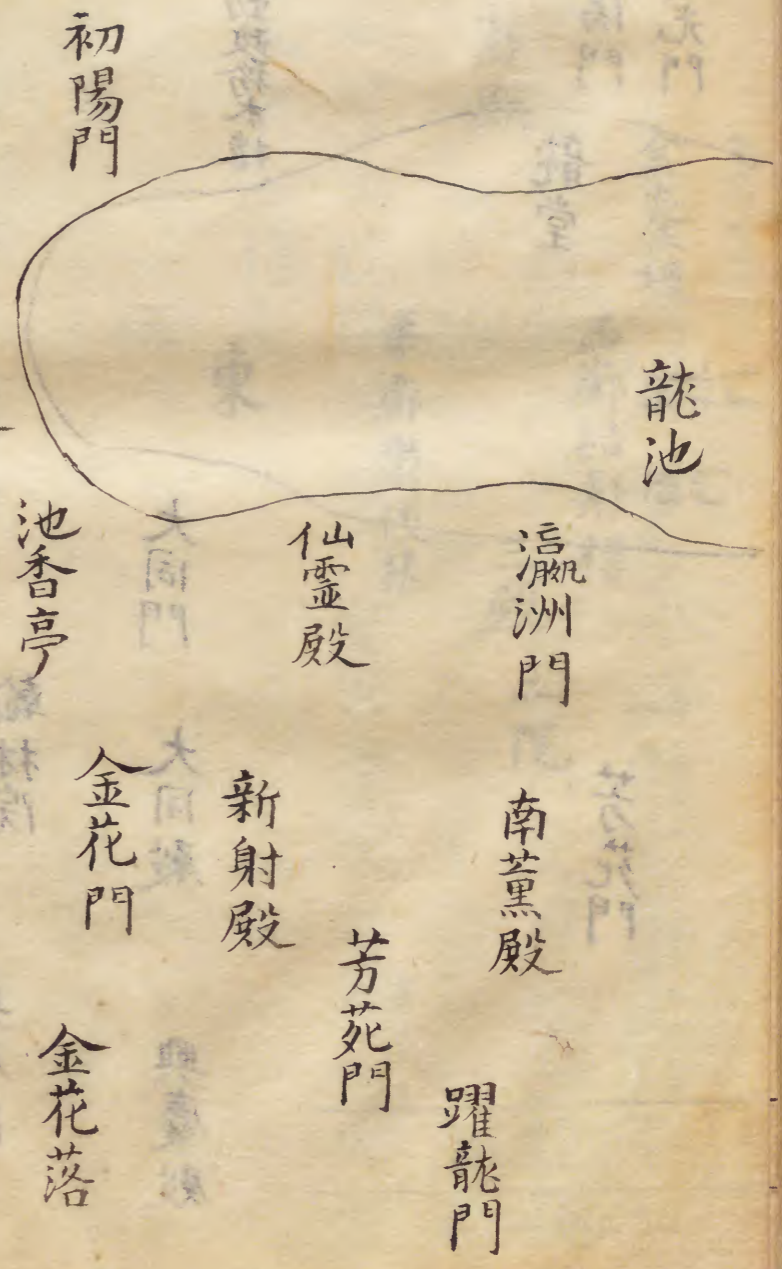
龍堂

通陽門

明光門

芳苑門

右閣本與六典同而有小異惟花萼相輝樓臨街而在西角後又有勤政務本樓在南六典未載也



興慶宮說

大興京城東南角有坊名隆慶中有明皇為諸王時故宅宅有井井溢為池中宗時數有雲龍之祥帝亦數幸以厭當之後引龍首堰水注池池面益廣即龍池也明皇開元二年七月以宅為宮既取隆慶坊名以為宮名而帝之二名其一為隆故改隆為興是為興慶宮也其曰南內者在太極宮東南也寧薛諸王宅地皆並此宮遂獻入之故元宗曰大兄遜朱邸以成花萼相輝之美會要十六年始移仗於興慶宮聽政會要三十諸王既獻宮地仍別建第宅環宮而居帝於

宮隅為二樓西則花萼相輝南則勤政務本西樓以
燕兄弟而南樓以修政事也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
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與門次
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
不知也元宗自蜀回居此宮其南樓下臨通衢故李輔
國云可通外人恐或有變也

興慶池

帝王之興悉著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傳會者多也元
宗之名興隆慶坊舊宅相符固可命以為瑞矣六典
所記曰宅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

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
人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焉開元初以為離宮後又
增廣遂為南內其正殿名大同殿殿之東北即有龍
池殿蓋主此池以為之名也已上並六典然予詳而攷之
長安志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
後因雨水流潦成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波分溉之日
以滋廣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
祥後因謂之龍池志又曰龍首渠者隋城外東南角
有龍首堰隋文帝自北堰引澇水北流至長樂殿西
北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慶宮呂

圖亦著澆水入與慶池路則是與慶之能變平地以
為龍池者實引澆之力也人力勝而舊池改故始時
數尺久乃數頃不難也至六典所記乃言初時井溢
通鑑云民王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則全沒導
純家井溢澆之實而專以歸諸變化也六典者中書令張九齡
之所領撰已上而罷令李林甫繼之仍加注以奏
見詳六典凡此掩飾增損實皆注文而本文無之則是諂
辭皆出林甫而非九齡之得知也以其人想之則飾
虛成有自可見矣唐事誕妄固有類此者武后改新
豐縣為慶山縣其說曰后時嘗因雷雨湧出一山故

取以為名也而其何以輒湧也者不言其以也此即
在位小人共加傅會也至兩京道里志則言其詳矣
曰慶山湧出初時六七尺漸高至三百尺則非一旦
驟為三百尺也自六七尺日日累增至三百尺是積
力為之非一夜雷雨頓能突兀如許也此為人力所
成大不難見也其時有給事中魏叔璘者竊為戲言
曰此平地生骨堆耳后聞賜叔璘死夫近臣竊議尚
且見殺則役人施工者安敢誦言其以乎以國力之
盛為人所不敢竊議之役則雖一夜穿井至深百尺
尚其可能則平地紮土為山及二十丈豈其難耶南

部新書曰天后時有獻三足雞者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雞之多足卽山之踴出者也書其事者皆唐臣安敢明證其偽也此古今符瑞之凡也

華清宮圖

本長安志其宮四面皆有繚牆

溫湯在臨潼縣南一百里
 此十道志曰泉有地
 文選所謂是也
 十八年
 西
 重明閣
 七聖殿
 望京門
 四聖殿
 玉女殿
 九龍殿
 飛霜殿
 津陽門
 石甕湯
 御湯
 又寢殿
 蓮花湯
 又寢殿
 又寢殿
 又寢殿

按歌臺老君殿

元七皇帝見于此

集靈臺

朝元殿

長生殿

瑤光樓

明珠殿

箏殿

觀風樓

右通夾城
路入城

東
無事門
開陽門

東

溫泉

溫泉在臨潼縣南一百五十步

新豐慶山
皆其地

在麗山西

北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處即皇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柏千餘株正觀

十八年詔閣立德營建宮殿御湯名湯泉宮太宗臨

幸製碑咸亨三年名溫泉宮

唐年少錄曰開元十年
置實錄興元和志則曰

開元十一年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

於驪山上益治湯井為

池臺殿環列山谷開元間明皇每歲十月幸歲盡乃

歸以新豐縣去泉稍遠天寶四載置會昌縣即於湯

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焉華清宮東北向

正北門外
有左右朝

時於其間又鈇小舟以嬉焉次西曰太子湯又
長湯少六所今維太玉女殿今名星所出也七聖殿
殿在宮中自立侍聖殿北臨高有重明閣宜春亭
皆在禮衣中侍聖殿北臨高有重明閣宜春亭
外陽門重明閣倚欄北殿縣境如諸掌閣四聖殿長
生殿齋閣即也齋本此殿朝集靈臺朝元閣寶帝元
朝元閣即也齋本此殿朝集靈臺朝元閣寶帝元
名降聖閣改齋本此殿朝集靈臺朝元閣寶帝元
東明珠殿長生殿之荀殿像制之南元閣寶帝元
碑觀風樓南東也荀殿像制之南元閣寶帝元
敬觀風樓南東也荀殿像制之南元閣寶帝元
寺觀風樓南東也荀殿像制之南元閣寶帝元
北門連理木飲鹿槽丹霞泉閣南元閣寶帝元
外門連理木飲鹿槽丹霞泉閣南元閣寶帝元

真正門曰津陽門宮北門之內曰津陽門
門正門曰津陽門宮北門之內曰津陽門
存之東面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
迹之東面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
曰望京門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少南其南曰飛霜
殿寢殿也白少傳也御湯九龍殿在飛霜
湯長生殿也白少傳也御湯九龍殿在飛霜
蓮花山於范鵠陽以玄宗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以宏麗安
仍石梁橫鴈巧上而始非人功龍鳧於大悅陳於湯中
解衣將入而魚龍鳧上而始非人功龍鳧於大悅陳於湯中
恐衣將入而魚龍鳧上而始非人功龍鳧於大悅陳於湯中
數十間徹去而蓮花至皆存銀鏤漆於宮中置長湯
舩寔於屋中至狀棹皆飾以珠玉於湯中置長湯
瑟及沉香為山以瀛洲方丈所長湯每賜諸宮內
除供奉兩湯外內更甃以湯文六所長湯每賜諸宮內
其修廣興諸湯池又縫綴錦繡為鳧雁真於水蓮花
捧湯泉噴以成池又縫綴錦繡為鳧雁真於水蓮花

之繚外牆祿山亂後罕復遊幸唐末遂皆隳廢

溫泉說

溫泉在麗山興帝都密邇自秦漢隋唐人主皆嘗遊幸惟元宗特多蓋卽山建宮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徃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其奢蕩特為章著大抵宮殿包裹麗山一山而繚牆周遍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居易追咎其事作歌以為後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實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妃已先

幸今日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兼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款昵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固有長生殿矣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寢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麗山則白歌皆不審也杜牧詩亦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元帝亦未嘗以六七月幸華清宮則迤進荔枝亦不在幸山時也案樂天集長恨歌不自為叙以陳鴻所傳麗山事為叙樂天所歌謂妃得幸在賜浴華清之時及方士傳道妃語皆本鴻傳以為之說也歌之作也在元和元年冬蓋王質夫用鴻說勸樂天為之而鴻自言亦謂

得之傳聞非元宗本紀所載也則樂天之誤出於陳鴻也然而事有不可專執故常者觀風殿有複道可以潛通大明則微行間出亦不必正在十月矣唐志記荔枝香曲所起曰貴妃生日燕長生殿南方適進荔枝因以荔枝香為曲則荔枝熟時亦自可幸麗山也故予謂不可執守故常也凡左方所錄宮殿方向長安志率取津陽詩注為據津陽詩者鄭愚之所作也

長春宮

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十道志曰周武帝保定五年

宇文護築大業十三年高祖起義自河東引兵而西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宮殆三數月休甲養士仍資永豐倉粟為用迄後此宮不廢揆之商周其殆西毫偃師之類歟

詳見于

武德二年嘗命太宗鎮此

大安宮

又有大安宮者高祖以秦王功高立宅以居之名洪義宮至正觀三年高祖為上皇徙而居之改名大安宮在宮城外西偏而太子宫中乃有顯德洪文麗正等殿皆在太極宮城之內故馬周致議以為不倫也太宗嘗獵昆明獻獲于大安宮蓋自昆明東歸之路

也詳見大明宮下

龍躍宮

宮在高陵縣西十里店神堯舊宅也本名通義宮武德六年名龍躍宮以通義監為龍躍寺德宗改為修真觀內有神堯真容至朱梁其宮廢

唐宮雜名

玉華宮

在坊州宜春縣正觀二十二年造
九成宮
在鳳翔府麟遊縣本隋仁壽宮文帝以避暑每歲春

往冬還文帝竟終於此宮太宗欲以宮奉高祖高祖惡之不往正觀五年太宗自修繕以備清暑改名九成宮高宗永徽元年改乃万年宮

仁智宮

武德七年造在宜州宜君縣

秦蘭池宮

秦於蘭池側造宮至唐猶在太宗出征高祖至此宮餞之或云漢宮

興德宮

在同州馮翊縣南義旗初起嘗駐此

永安宮 南

正觀八年置在麟遊縣西

太清宮 紫微宮 紫極宮 元仁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詔兩京及諸州各置元仁皇帝廟一所後改為太清宮東都為紫微宮諸州各為紫極宮太清以白石為元仁皇帝真像袞冕之服當袞南向元宗肅宗真容立侍左右則皆朱衣朝服張巡起兵率吏哭元仁皇帝祠者凡郡皆有紫極宮也

慶善宮 披香殿

本名武功高祖舊第也在武功縣渭水北太宗誕生

於此正觀六年改慶善宮上賦詩呂才被之管絃名慶善樂 有披香殿

翠微宮

武德八年造名太和在終南山正觀二十一年改翠微宮寢名含風殿蘇文忠詩曰植立含風廣殿用此也太宗於此宮上僊揚大年談苑曰宮在廬山絕頂太宗常避暑于此後為寺寺亦廢有遊者題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倒一株松

魚藻宮

山上

禁苑池中有山山上建魚藻宮王建宮詞曰魚藻宮
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角
雞頭積漸多先皇德宗也池底張錦引水被之令其
光艷透見也德宗亦已奢美故橫取厚積如大盈之
類豈獨為供軍之用也若非王建得之內侍外人安
得而知

十六宅

百孫院

在安國寺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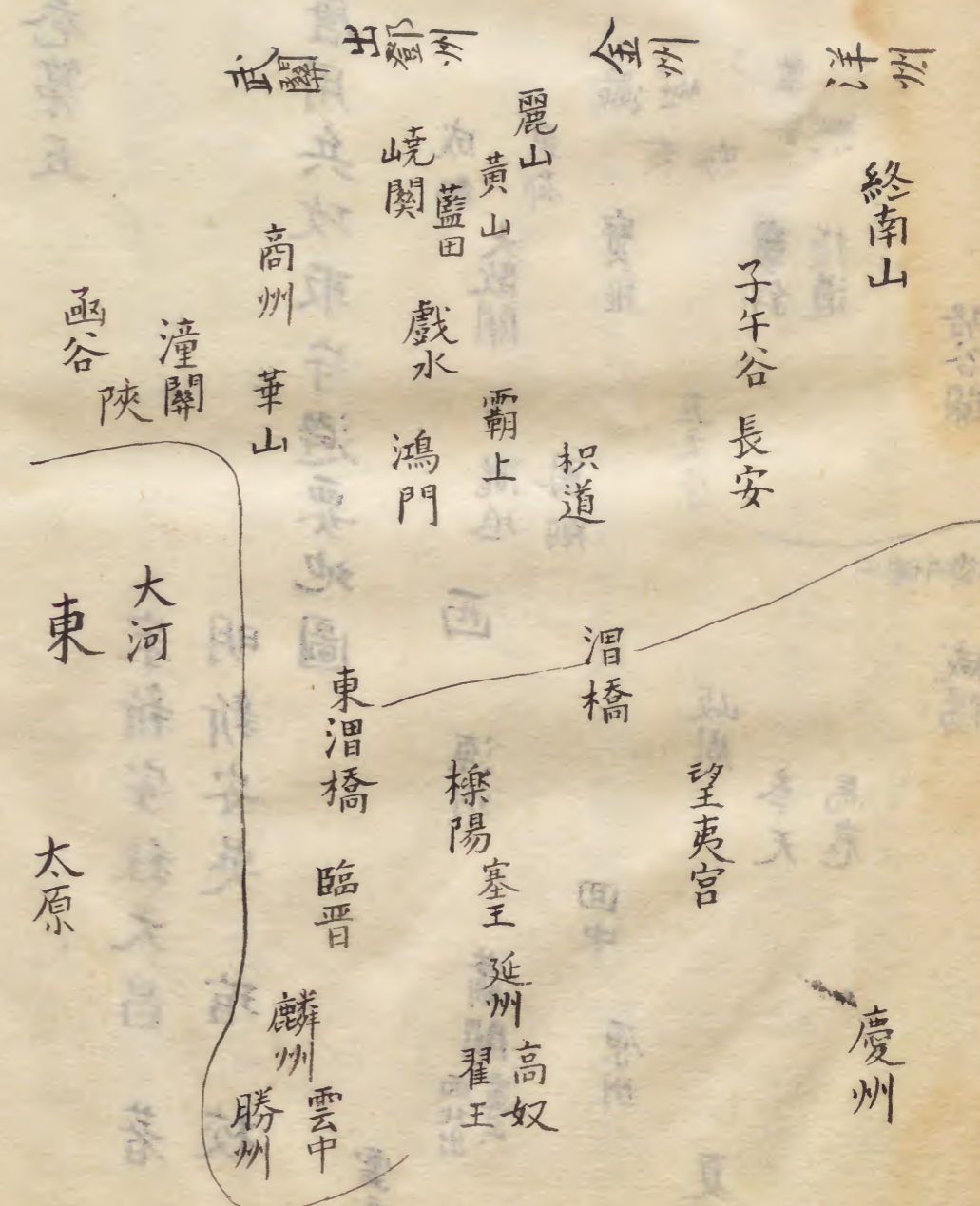
寺在朱雀街東第五街

附苑城為大宅分處十五

謂慶忠棣鄂榮儀台穎永濟也後盛壽陳豐常涼六
王又就封入內宅是為十六宅後以諸孫成長又置

百孫院

兵家攻取守避必見其著迹之為何地然後事情可
 曉故馬援聚米而光武曰虜在目中者實狀審於空
 言也漢惟高帝入關入漢中已而出定三秦凡其往
 來所經則當紀錄而宅君定居其所者不必言獨唐
 世变故最多自太宗時突厥已造渭北而其後諸帝
 率多因事他出不與漢世定據一地者同矣自馬遷
 史體既分則紀傳異處而事之首尾因亦散出故予
 於事之大者率皆會粹歸一使之易曉矣尚念徒語
 難喻於是率其地望方所聚為一圖使其出入趨避



之因指掌可推而事情湯伯也一圖對其出入感

漢高帝入關漢高帝入關

秦三年沛公至南陽宛縣降八月攻武關應邵曰武

關秦之南關也在南陽折縣西百七十里北攻峽關李奇曰在上

武關之峽關未下踰黃山大破之遂至藍田長安志

黃山關也在縣東南九十里踰黃山者統出峽關

之西也漢元年十月至霸上霸水之上也秦王子嬰

出柘道旁降柘在長安東十三里遂西入咸陽咸陽斜在長安西北聞章

那降項羽羽既名那為雍王沛公知那必據關中乃

閉守函谷關不納諸侯軍關在洪農縣至唐時在河南穀城縣即新安縣項

羽聞關門閉使黥布攻破之遂至戲下戲水在昭應縣東北三十

里即新豐縣也沛公自詣鴻門謝羽羽怒解在新豐東北七引

兵屠咸陽春正月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四十一

縣都南鄭南鄭在長安西南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

那為雍王都褒丘槐里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

為翟王都高奴在延州四月漢王入蝕中蝕音至南鄭

漢中蝕中之各地書皆不載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

皆礙南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

關子午關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有路谷關漢魏

止有路谷道曹爽伐蜀入駱谷道不通梁州關之又西則褒

可行至高祖始開駱谷道以通梁州

斜也此之蝕中若非駱谷卽是子午也若大散關則
在漢中西南不與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
王引兵出襲雍則自褒斜北出也蓋雍縣之陳倉也
漢兵旣出邽走廢丘遂定雍地此是雍東一縣咸陽圍
廢丘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三月漢主自
臨晉渡河擊魏豹唐同州朝邑縣魏王降已而復叛韓信陳
船欲渡臨晉而潛襲安邑遂虜豹臨晉朝邑縣
唐高祖入關
帝為晉陽留守定計入關以隋恭帝義寧元年七月
發晉陽至西河宋老生在霍邑屈突通在河東皆發

兵拒守宋老生旣敗高祖遂留兵圍河東八月引而
西濟河至朝邑舍長春宮詳見長春宮下命劉文靜守潼關
世民徇渭北庚午帝自臨晉渡渭復還長春宮世民
頓于阿城帝命建成自新豐趨長安宮世民進屯長
安故城十一月圍長安其大與城守如故進攻大與
城下之遂迎代王卽位帝自長樂宮入長安凡此之
言長安者旣言關中京兆府地也至言漢城則曰長
安故城所以別乎隋之大與城也明年受代王禪改
元武德

中宗反正

神龍元年武后病甚在迎仙宮張易之昌宗居中用
事張東之崔玄暉桓彥範敬暉袁恕已謀誅之與右
羽林衛大將李多祚定謀仍用彥範敬暉李湛為左
右羽林將軍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元武門迎太子
於東宮東宮在太極宮城內其大明宮及太極宮之
北皆有元武門下文載太子入至太后寢所
即從大明也太子疑不出王同皎曰今北門南牙北門
南牙後詳見同心以誅凶孺復李氏願殿下暨至元武門太
子乃至元武門斬關入迎仙宮斬易之昌宗於廡下
桓彥範等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請傳位太子明日
東宮復位后徙上陽宮中宗反正

元宗平內難

景雲元年韋后弒中宗自臨朝撰政立溫王重茂為
帝后懲武后為禁兵所劓於是召諸府兵之左閔中
者五萬人屯京城使諸韋分領之以防變也初中宗
循用太宗飛騎法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目為萬騎
臨淄王隆基皆結其豪傑諸韋不能覺也鐘紹宗者
為禁苑總監宮守切近宮禁而其所轄工役其力斧
器械可用遂與劉幽求謀誅韋氏仍以其意諷諭萬
騎眾皆踴躍請效死睿宗時為相王初不預知也隆
基與幽求等微服入禁中羽林將士皆屯元武門向

二鼓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韋璿等以諭其意士皆
欣然聽命隆基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羽林在大明
營其曰出苑南門者出禁苑宮北夾宮為
之南門對內苑北門而入也福順將左萬騎攻元德
門李仙鳧將右萬騎攻白虎門左萬騎者北禁軍之
東者也右萬騎者北禁軍也約至凌煙閣前大謀凌煙閣
軍營在大明之西者也於是在隆基勒兵元武門外元武
宮福順等即斬關入於是隆基勒兵元武門外元武
苑之北三鼓聞譟聲帥總監工匠及羽林兵而入諸
衛兵在太極殿前在朱雀門內者擁衛梓宮者聞
譟皆被甲應之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后首或
曰后入飛龍廡為廡士所斬獻於隆基捕索諸韋盡

斬之至曉皆定乃白相王相王入分騎收捕諸韋皆
斬之少帝遜位睿宗立案元宗此舉全取五王誅二
張事而益加詳處初時北軍羽林固已與之協力及
其入宮以兵譟為驗而前殿諸衛遂皆應之則南牙
北司皆有先約故雖諸韋分總兵柄亦無能有所拒
抗及事已成盡誅諸韋史氏謂諸韋在杜曲者濫死
非一此不知元宗本意也蓋懼一韋脫逸它日或為
三思也

明皇幸蜀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十二月陷東都至德

元載六月潼關失守上與貴妃皇子等以乙未黎明
出延秋門過便橋至咸陽望賢宮長安志云宮在咸陽縣東數里丙
申至馬嵬驛在興平縣在府西百餘里禁軍殺楊國忠於是楊妃
縊於驛丁酉上將祭馬嵬將士或請之河隴或請之
靈武或請之大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父老遮
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知上不留願
帥子弟從太子東破賊取長安太子不可跋馬欲西
建寧王倓曰殿下若入蜀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
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太子乃使俶白上上曰天也
俶代宗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辛丑

上癸扶風宿陳倉壬寅至散關丙午至河池甲子至
普安是日肅宗即位靈武尊元宗曰上皇天帝改元
至德庚子上至巴西庚辰至成都二載正月李猪兒
殺祿山十月郭子儀逐張通儒遂入陝州安慶緒盜
據洛陽聞敗夜走趨河北時肅宗已自靈武回至鳳
翔遣韋見素入蜀迎上皇丁卯肅宗入西京十一月
上皇至鳳翔十二月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
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即日幸興慶宮遂居
之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上至德三載正
月上皇御宣政殿加上尊號通鑑已上二月上於興慶殿

上上皇尊號曰大上至道聖皇天帝改至德三載為
乾元元年皇帝每問安寢門聖皇亦時至大明宮問
皇帝七月李輔國稱皇帝命遷聖皇于大內之甘露
殿初興慶宮南有長慶樓俯臨市衢聖皇時御此樓
置酒眺望輔國疑有變遂白上曰聖皇所居近市與
外人交通請移入居大內帝不應輔國乃傳帝語迎
聖皇至睿武門赴甘露殿宮人皆不得從更選東內
宮人嘗給使者趨西宮以備酒掃元年聖皇崩于神
龍殿

上案元宗幸蜀自苑西門出在唐為苑之延秋門在

漢為都城直門也既出即由便橋度渭自咸陽望
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劔關以達成都
其返也路亦如之故肅宗迎元宗於望賢宮者度
渭而至咸陽也明日上皇始入國門既入即御含
元殿者東內也其日即幸興慶宮遂居焉則南內
也肅宗欲問起居則由夾城過興慶元宗亦時一
至大明宮也至乾元元年李輔國矯遷帝入西內
居甘露殿則在西內之東南矣崩于神龍殿亦西
內也

肅宗往返靈武

至德元載元宗棄長安將趨蜀肅宗以太子從至馬
嵬元宗留太子在後宣慰百姓未至馬嵬前事在元宗入出蜀下太
子不從入蜀即自奉天而上次永壽邠州新平郡邠州東南
安定涇州庚子至彭原寧州辛丑至平涼原州大閱
監牧得馬數萬匹至此所適尚未堅定朔方留後杜
鴻漸等勸上之朔方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
地且回紇請和吐蕃內附可用也上深然之遂東趨
靈武七月辛丑至靈武甲子於靈武南樓即位發使
入蜀奏知七月尊元宗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當靈
武即位之日是為丙寅其日上皇方幸普安已而郭

子儀李光弼大破賊於常山八月二臣皆趨靈武其
月上皇至蜀郡九月上南幸彭原彭原即寧州自靈武回向南行與
回紇和親十月至彭原房琯請兵討賊庚子敗於陳
濤斜陳濤者隸屬咸陽縣也二年正月安祿山為子
慶緒所殺甲辰即偽帝位二月駕幸鳳翔五月郭子
儀與賊戰於西京清渠王師敗績子儀退守武功七
月回紇領兵四千餘眾助討賊九月丁亥元帥廣平
王俶代宗領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眾十五萬
收西京戰香積寺北寺西拒澧水東臨大川大川即交水也
諸水所會也賊軍大潰賊偽西京留守張通儒走陝

郡癸卯廣平王入長安十月車駕還京子儀東逐張
通儒通儒走洛慶緒聞之其夜遂奔河北戊戌宮軍
入東京癸亥上自鳳翔行至咸陽望賢宮東都報捷
至丁卯自開遠門入居大明宮又三日上皇發離蜀
郡十二月上皇至自蜀

案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反明年七月肅
宗卽位靈武改其年爲至德元載二載正月祿山
爲慶緒所殺九月廣平王收西京自失守以至剋
復凡跨涉十五月可謂速矣其趨靈武也自邠原
以達靈武返亦如之當西京未復留鳳翔者凡十

閱月

代宗幸陝還京

廣德元年秋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入大震關自
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為左衽冬十月進寇奉天武
功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出咸陽以
禦之雍王德宗也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丙子上跳
丁丑至華州戊寅吐蕃入長安立邠王孫承宏為帝
辛巳上至陝時子儀在南山已罷兵柄募兵才得三
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向藍田南出至武關收六
軍散卒諸將聞之皆大喜願附比至高州得兵四千

人軍勢稍振奏乞回兵出藍田上許之百姓給賊曰
郭令公自商州來兵不知多少吐蕃大駭庚寅悉遁
去壬寅子儀自澧水入城十二月丁亥駕發陝州甲
午至長安

德宗幸奉天入出漢中

建中四年八月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九月癸涇
原兵救之十月丙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
師既無賞賜又糲食菜餒丁未癸至澧水兵變遂西
趣京城擁令言與俱還上命賜帛人二足賊已至通
化門大興城東面之門在夾城之南其北去丹鳳門止兩坊又出金帛賜之賊已

入城又遺姜公輔慰諭賊已陳於丹鳳門外倉卒召
禁衛無一人至賊遂斬關而入上自苑北門出竄文
場霍仙鳴率宦宮左右僅百人以從太子執兵以殿
姜公輔曰朱泚嘗為涇帥今廢處京師恐亂兵奉以
為主不如殺之上不暇用夜至咸陽群臣皆不知乘
輿所之盧杞陸贄追及上於咸陽賊入大明宮登含
元殿趣府庫運金帛姚令言迎朱泚夜入含元殿戊
申徙居白華殿晟後收長安亦自白華門入諸家不
載何北以晟兵所屆言之當在大明
東苑泚夜於苑門出兵且自通化門入絡繹不絕上
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縣在府西北一已西渾城至

奉天泚使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欲襲之旻秀
實時在泚所倒用司農印印符追旻還泚議稱帝秀
實奪源休象笏擊泚中額衆殺秀實泚入宣政殿稱
大秦皇帝上遣告難諸鎮李懷光帥衆赴長安泚自
將逼奉天上命韓遊瓌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中路
遇泚遂回衛奉天宮軍戰不利泚爭門欲入渾瑊曳
草車塞門賊乃退泚營於城東爲衝梯日來攻城幽
州兵救襄城者多歸於泚汝鄭應援使劉德信以東
渭橋有轉輸積粟十萬斛癸亥進屯東渭橋泚夜攻
奉天渾瑊力戰却之四年十一月丙子泚移帳於乾

陵下視城中動靜必見攻圍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李
晟自蒲津濟而軍於東渭橋尚可孤亦自武關入敗
泚將于藍田駱元光守潼關賊由是不能東出馬燧
遣其子彙入援屯中渭橋由是泚黨所據長安而已
援軍遊騎時至望春樓卽苑東望春宮也泚內以長安爲憂
乃急攻奉天造雲梯攻城渾瑊度其所僭鑿地道俟
之雲梯至城已有登城者梯輾地道陷城上人乘風
投火炬攻具皆爲灰燼入夜泚復來攻矢及御前三
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蠟表至城中歡聲如雷癸巳
懷光敗泚兵於醴泉泚懼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三

日不至城陷矣詔懷光引軍屯渭橋取長安懷光遠
來不見天子遂頓兵不行罪狀盧杞上不得已貶杞
新州司馬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即帝位號大楚上
於行宮置瓊林大盈庫元宗幸蜀時細民焚大盈庫
崔光遠救滅得不盡火則此
此復置非叛也庫久已有之至用陸贄諫去其榜吐蕃請出兵助唐
討賊二月李晟謀取長安斬劉德信并其軍軍勢益
振劉德信軍時與晟同在懷光既脅迫朝廷數盧杞
罪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乃奏請與
晟合軍晟與懷光會于咸陽仍自結陣歸東渭橋懷
光反狀已明辛酉晟奏請急為備且蜀漢之路不可

壅以趙光銳等為洋劔二州刺史懷光潛與泚通謀
行在人皆知之即申嚴門禁從官亦密裝以待西幸
上將幸梁州嚴震以兵迎衛渾瑊贊其行丁卯上出
城西懷光使其將孟保惠等三人趣南山邀車駕三
將以追不及還報由是從行者得入駱谷駱谷詳見
地名駱谷
關東渭橋有粟十萬斛給李懷光幾盡李晟以孤軍
處二強叛之間無資糧救援徒以忠義感軍士故衆
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是時韓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
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
軍聲益大振懷光以其下多叛懼李晟襲之走河中

庚申駕至成固

興元府屬縣

壬辰至梁州糧用窘上欲幸

成都嚴震說上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籍

六軍為聲援若幸西川則晟未有收復之期也會李

晟表至亦言駐漢中可繫民心若幸岷峩則失望上

乃止上欲以渾瑊代李楚琳陸贄曰勤王之師在畿

內若急速宣召從商嶺

西山

則迂且遙若由駱谷又

為盜所扼僅通

王命惟在褒斜

褒斜達鳳翔縣為近

鑑於鳳翔故德

若有阻隔則南北將遂迫絕上悟善

待楚琳庚戌渾瑊帥諸軍出斜谷拔武功以吐蕃擊

泚將韓旻大破之瑊遂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

逼長安五月庚寅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至

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與諸將議所向晟曰賊

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如此則宮闕不殘

坊市無擾乃牒瑊等悉集城下乙未晟自東渭橋移

軍光泰門

呂圖光泰門者京城東

賊將張庭芝李希

藉引兵大至晟皆敗之李演等乘勝入光泰門會夜

斂兵還丁酉復出兵屢捷駱元光敗泚衆於澹而戊

戌屯光泰門外使李演及王泌直抵苑墻官軍拔柵

而入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凡十餘戰至白華門

呼曰相公來賊皆驚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與姚令

言帥餘衆西走晟屯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秋毫
無犯遠坊有經宿方知官軍入城者分兵邀泚已亥
晟使孟涉屯白華門可孤屯望仙門門在丹鳳門駱
元光屯章敬寺寺在東城之外晟以三千人屯安國寺寺在
官東以鎮京城癸卯晟遣露布入漢中泚將奔吐蕃
至彭原韓旻斬之諸涇州降改梁州為興元府戊午
駕發漢中七月至鳳翔壬午至長安晟謁見上於三
橋

案朱泚之亂德宗以建中四年十月如奉天至興
元元年二月丁卯如梁州後改為興元府二月壬辰次梁

州五月戊戌復京城六月甲辰朱泚伏誅七月壬
午上至自興元自出幸至還京首尾凡十閱月也
方涇原兵之初變也回自澶水入通化門即自城
東而入也賊自東來故上自苑北以出西度便橋
徑咸陽以達奉天已而朱泚來攻奉天危甚賴李
懷光力戰泚乃退屯長安已而懷光有異圖與泚
通謀李晟渾瑊皆贊上移蹕漢中自鄠縣入駱谷
而西渾瑊從暨上已至漢中城乃自褒斜出收鳳
翔屯奉天與晟相應以逼長安晟初至東渭橋已
陽下移晟得尚可孤駱元光軍援遂自東渭橋西
東渭橋

上由光泰門入兵苑中賊大潰七月上至自興元
僖宗幸蜀

乾符四年宛句賊黃巢反廣明元年十二月陷潼關
上由咸陽幸鳳翔巢陷京師上次興元中和元年正
月如成都四月赦李克用使討黃巢二年巢將朱溫
以同州降克用以三月四月連敗巢軍復京師巢與
秦宗權寇陳州四年七月巢伏誅光啓元年三月上
至自成都

山
梁山

梁山之在雍州其見於詩書者凡兩出禹貢治梁及
岐此梁卽在同州韓城縣西北韓奕之詩曰奕奕梁
山維禹甸之者是也大王去邠踰梁山卽在奉天縣
西非禹貢之梁矣韓城之梁詩語明以歸禹則自無
可辨而奉天之梁知爲去邠所踰之山者唐地理可
攷也太王去豳豳卽邠州也奉天在邠南一百三十
里岐山又在奉天之西百餘里則自邠而南之梁山
自梁山循渭西上以至岐下與率西水澍之言應故
知此山當爲周詩之梁而不爲禹貢之梁也春秋時
梁山崩壅河三日水不流晉侯以傳問伯宗此則同

州之梁也山能壅河使之不流故禹之既載壺口而
急來治梁者此之梁山如或壅河卽冀都水必皆逆
行泛溢也同州自在奉天東北奉天梁山之距同州
治五百里諸家多混合以言誤矣秦皇作梁山宮宅
日登之望見丞相車騎者是奉天梁山也唐乾陵在
其地故縣名奉天

南山一厚物

垂山

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
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
皆此之一山也既高且廣多出物產故禹貢曰終南

厚物也厚物也者卽東方朔傳所記謂出玉石金銀
銅鐵豫章檀柘而百王可以取給萬民可以仰足者
也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條梅其物也兼有此
者明其富也舉一以見餘也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
中南也中南卽終南也關中記曰中南言居天之中
都之南也鄭箋曰問何有者意以爲名山高天宜有
茂木也是自堯禹以至周漢皆言終南之饒物產也
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也武功縣有太一山垂山
漢志引古文而曰太壹者終南也垂山者厚物也信
如此言則是厚物終南各為一山也不知其何所本

而云然也

南山二中南太一

太一之名先秦無之至漢武帝始用方士言尊太一以配天帝而世人始知天神嘗有太一也則凡言太一者皆當在武帝之後也水經之於武功終南則引杜預為據而曰此山一名中南中南即終南亦名太白也其曰終南則無間乎武功之與萬年此山皆在矣至云太白則實隸武功東距萬年蓋不啻三百里也為其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以太白也古圖志無言太白即為太一者也長安志萬年縣炭谷即有

太一祠焉始可命為太一而非武功之太白矣則古文謂武功之終南即為太一是殆誤認武功之終南而世人莫或正之焉耳張衡西京賦曰終南太一隆穹崔嵬潘岳西征賦曰九峻截嶭太一巖嵒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蟠冢故李吉甫曰終南太一非一山而五經要義亦以為然也閔中記曰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此其說是也若武功亦有太一之祠則雖別稱太一亦自無害也第不可蓋沒終南而別出一名耳

南山三千闡南山

記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三秦記曰
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則凡指
終南以為太一者當在萬年不當在武功此又可審
也而予於此又有見焉福地地肺皆道家言皇甫謐
高士傳則曰四皓隱地肺山以待天下之定秦敗自
匿於終南山也此又因炭谷有太一祠而借四皓以
信道家之語也若夫南山首末則不止近在關中而
已也西域傳曰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則自于闐南山以至長安之南山數千里相屬未嘗
間斷此其所以俱名南山也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

中終南山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鄠郿武功以至長安
萬年每縣皆著終南且曰在縣之某方某方之幾里
則南山之在關中者常相聯接其不謬矣而夫南山
之行乎金城間者可以見其果與關中南山相接也
是有迹狀不可誣也

終南山四

凡壤地相去絕遠而欲得其高界之實者必以水準
水之所背必其地礙高而不可通流者也從其不可
通流之始而求之則山勢高隔從何地而始雖越數
百里以至千萬其里而皆可定矣積石河之南其水

之大能并合枝流而北向以入于河者為派凡二洮
湟是也湟水出金城塞外而東北至金城允街縣乃
入于河則是金城以西至允街之西北其南面皆有
大山焉礙水正派而使之自鄯蘭以北入于河也此
其在南礙水之山豈非南山之在鄯蘭者歟洮源在
益州墊江縣西傾山之背已而北行過壠山以至金
城之抱罕縣乃始入河是自梁益西北以至正北而
達于河水皆不能向南而行則凡在南礙水之山豈
非南山之在隴西金城者歟故西城傳列叙南山首
尾而知于闐南山東出金城者正用此為準也若夫

自金城而屬乎漢之南山則其序又有攷矣隴西於
關中為西中有隴坻其在西一面則能隔洮水使不
能東既足以驗南山南時之實矣隴山東面則在關
中關中之地有渭水焉自鳥鼠同穴以至長安亘五
六百里間凡其在南之水皆礙南山而北合乎渭以
入于河則又足見隴山渭北之南其山固脊不斷而
與于闐之南山遠相連接者又可準水以驗矣於是
會其終始則于闐南山為南山發迹之始而關中南
山為南山東出之終其終始皆可據信也秦詩作於
周世固已指關中南山以為終南矣所謂終南何有

有條有梅者是也詩興漢史千載相望而其言具有
本未知非班固臆說也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其語簡隱故諸家之說
紛然師古獨取蘓林其說曰百二者得百中之二是
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百萬人也齊得
十二言得二十萬人則可當百萬人也予恐此說未
然也昔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
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萬人也即
無二萬足當百萬之文也至謂齊得十二理亦猶是

也言得十人而力可二是十人可當二十人也亦無
二十萬人可當百萬之文也昔之本語可復也曰秦
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隔越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
二焉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秦山之固西有濁
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千里持戟百萬隔絕千
里之外齊得十二焉詳其意指則秦得百二者言據
此險阻得一百人則可敵二百人也若定其讀則當
以得百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也是其所從以為
百二者也齊得十二者猶云得十人則可當二十人
也亦嘗以得十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則是得十

而能二之其義自明也天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與
得十而二之以為十二皆言其人半而力可倍正一
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
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
其左並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把關也常在千里之
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
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
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
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
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

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
而剖白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
易求也

而能之之其我自明也夫得百而三之以為二其
得十而三之以為十之管言其為而力可為正
理矣而必更其結如此結屈者則有理矣
其左盤山而河之夾險敵來秘閣也常其
外攻能得百而三之攻為二百其力可為
亦有險矣然而地連可分若夫能踰其所
長瀛攻之力亦可格之以為二十萬矣若
臨自言之不一其地五故其之難則不
雍錄卷第五

雍錄卷第六

宋新安程大昌著
明新安吳瑄校

函潼關要圖

西

渭水

長安

少華山

華州鄭縣

此山之南即華山之陽

華陰縣南大華山

龍門

大河潼關桃林塞

魏州閿鄉縣

秦函谷關

陝府靈寶縣

三嶠山

河南府永寧縣

漢函谷關

河南府新安縣

河南府

東

自華至陝凡三關

河南府永寧縣西至京兆府二百里三嶠山在縣北

二十八里

河南府新安縣西至府界七十里漢函谷關在縣東

一里魏州閿鄉桃原在縣東南十里

陝府靈寶縣在府西南七十五里秦函谷關在縣南

十里

華州在長安東一百八十里治鄭縣少華山在縣東

南十里

華陰縣在華州東六十五里太華山在縣南八十里

渭口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潼關在縣東北三十九里
自華而貌自貌而陝自陝而河南中間千來里地古
嘗立關塞者凡三所由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
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二百里至陝州靈
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
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諸家皆云八百几云關者明
有門扉晨夜啓閉禁東道路而於關之間別有古來
嘗為扼塞者二桃林之塞一也穀山二也世遠事重
復難以一見遠曉今復別其地貴於可攷山在關北

秦函谷關

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靈寶縣者漢弘
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為名其中劣通行
路東西四十里絕岸壁立巖上柏林陰蔭谷中常不
見日關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東自穀
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實為天險

漢函谷關

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蓋漢世楊
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於此也以比秦舊則移東三
百七十八里楊僕者宜陽縣人也漢武帝時數立大
功以其家居宜陽宜陽者靈寶縣東其地即在秦函

関之外矣僕恥其家不在関内乞移秦関而東之使
関反在外武帝允焉僕自以其家僮築立関隘是為
漢世函関自此関移在河南府新安縣而秦関之在
靈寶者廢矣縣東有南北塞垣即僕所築郭縁生云
至今為之新関

唐潼関

潼関在華州華陰縣東北而太華山之北也太華在
縣南八里通典曰本名衝関言河自龍門向南而流
衝激華山之東故以為名後因関西一里有潼水因
以名関元和志和哥舒翰軍敗引騎絕河還營至潼津收

散卒即関西之潼水也元和志謂因潼水名関者是
也曹大家賦亦曰涉黃卷以濟潼則潼名古故有之
至唐始於其地立関耳

桃林華陽

春秋時晉侯使詹嘉處瑕守桃林之塞杜預曰桃林
塞潼関是也三秦記曰塞在長安東四百里案元和
志漢関在長安東正三百里若更增百里即為虢之
閔鄉矣不得云在潼関也志於閔鄉縣曰縣東南十
里有桃原焉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以此言
之桃原為桃林雖去長安不啻四百里而方鄉為順

可云應古矣而元和志於陝州靈寶縣則又有所謂
桃林塞者焉蓋元和一書其於桃林之名自始至此
凡三變其地也一以為潼關一以為閿鄉一以為靈
寶則三者竟孰是也志於靈寶又該為之說曰靈寶
縣西至潼皆是桃林塞此其為說雖若泛漫而實有
理也書著武王之事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野蓋桃林者武王嘗著放牛之迹後人展轉攀
慕故一名而該地如此其多也既有此名後人因而
傳疑不敢改定故三地同分一名者不云羨溢也若
大華山之陽則在華州華陰縣南為甚明矣其於潼

關不甚相遠然嘗思而求之塞以阨塞為義野以平
曠為義函關之間凡數百里其中行路皆阨東河山
狀皆數函故名之為塞如元和志所著桃原之地則
在閿鄉縣南正在河山阨東之內則安得夷曠之地
而名之為野也孔穎達引杜預語亦以桃林塞為在
閿矣且曰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
使自生自死以示戰時牛馬不復服乘耳孔之此言
深得事情之衷則雖桃林無野理亦長也

嶠

三嶠山又名嶽崙山春秋時秦將襲鄭蹇叔哭送其

子曰晉人禦師必於峭峭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曰自東峭至西峭三十五里東峭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峭全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峭此之二峭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駱谷關

在盤屋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路可通梁州漢世名為駱谷道魏少帝正始二年曹爽伐蜀自此道入甘露三年蜀將姜維圍長城由此路出武德四年高祖於此立關通梁州名駱谷關西抵興元府即梁州一百

二十里德宗在奉天將幸梁州若由褒斜最為近便緣李楚琳方殺張鎰于鳳翔不敢由鳳翔入故東自駱谷入而轉西以達梁州也及還京即於褒斜取徑而出是駱谷路迂也

大震關

在隴州西漢武至此遇雷震因以為名代宗時吐蕃自此入寇帝遂倉卒幸陝以其迫近也

蕭關

在原州高平縣東南三十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即此也神龍三年於隋它棲縣置蕭關縣特取古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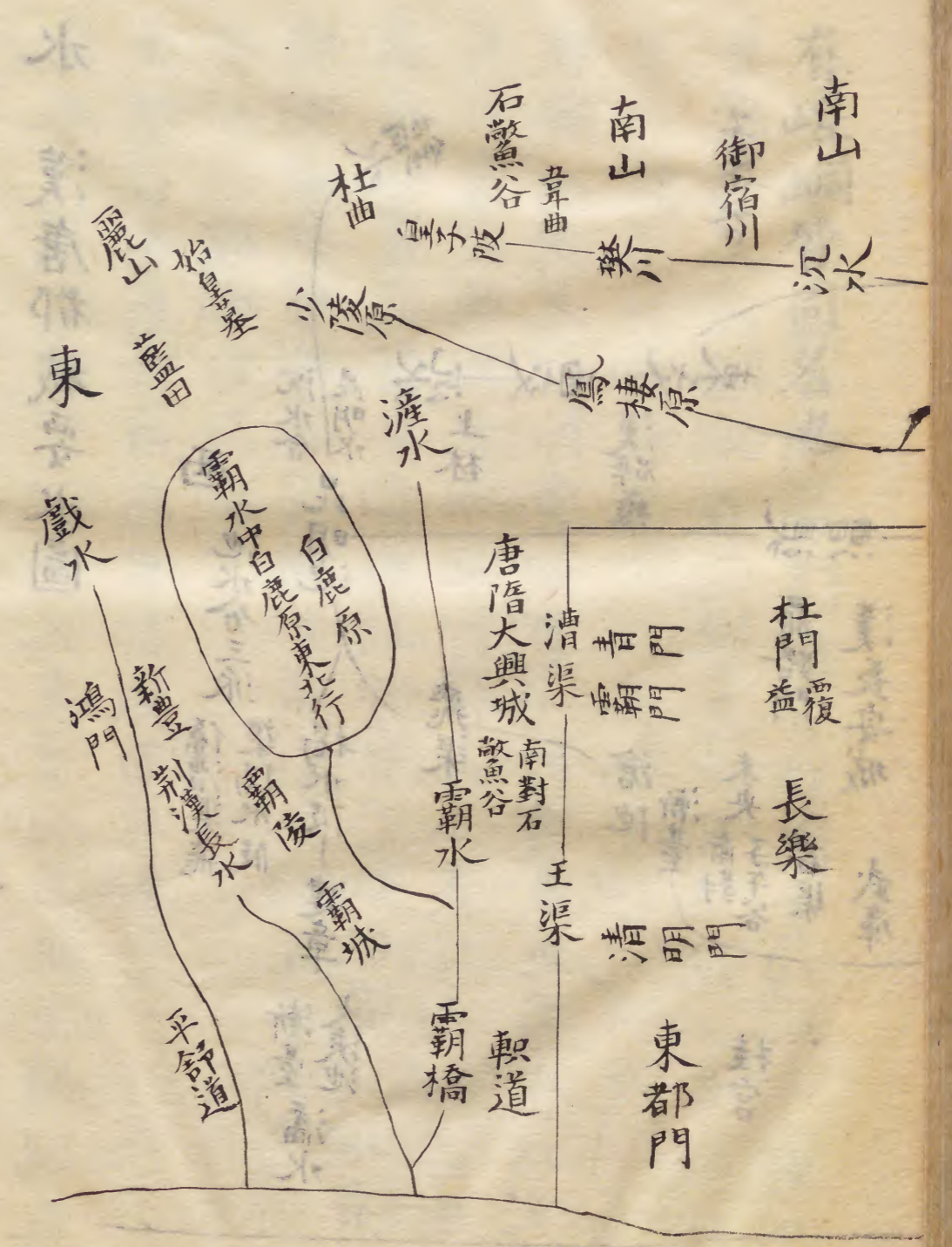
名之非漢蕭關地也
尾亭關東南三里有尾亭關
在原州高平縣南即墉山北垂隄囂使牛邯守尾亭
即此也
青泥嶺 嶢關 嶢柳城
藍田縣即嶢柳城也嶢山在前又名嶢關亦名藍田
關也杜甫漢陂詩曰水面月出藍田關也水經曰嶢
柳城俗謂之青泥城
馬嵬 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雍都西九十里

城本是馬嵬築以避難馬嵬者姓名也有驛楊妃死
千驛白居易詩曰西出都城百里餘

崆峒山

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即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
肅宗白靈武起兵而社詩曰常思仙仗過崆峒者冀
其自靈武西回也西回即徑此山矣按元和志隴山
在隴州州之北即靈州靈州即靈武也肅宗以天寶
十五載七月即位靈武改元為至德元年九月南回
自原州入即崆峒在回鑾之地矣世間山名崆峒者
多黃帝訪崆峒問道漢武帝踰隴登崆峒今贛州亦

漢唐都城要水說
 漢長安都城北據龍首山故子午谷正在南面遡午
 則背干矣絕子午道從杜陵中直樊川御宿川沉水交水
 瀉水也者原皆出子午谷子午谷正在都南則諸水
 遂宜徑北以入都城矣而皆向西以行直至昆明池
 正在城西乃始得折而之北者其避礙之地可攻也
 以呂圖求之少陵原鳳棲原橫據城南此即水皆礙
 高不得貫都之由矣雖龍首山自樊川入渭亦其礙
 高之一也至隋文帝開皇三年開永安渠後則交水
 坑水皆入城入苑始不與漢世流派相應蓋皆有堰



壩之類壓而入之孟子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是也王高傳商嘗穿城引豐水入第至正觀間又堰豐鎬以入昆明而二水於是乎斷流志地韋堅堰渭為渠以漕而霸漕皆為廣運潭之所并奄若無記載則豐鎬漕霸存止尚不可攷況於他哉

唐都城導水

唐以渠道導水入城者三一日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漕至長樂坡醜為二渠其一北流入苑其一經通化門興慶宮自皇城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道交水自大安坊西衝入城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道導水自

大安坊東街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及至大明宮則在龍首山上水不可導矣文明宮之東有東苑即在龍首山盡處地既低下故東苑中有龍首池言其資龍首渠水以實池也

雍地四漆水

沮水在內

雍境漆沮其在後世地書名凡四出而寔三派雍州富平縣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縣漆水二也鳳翔府普潤縣漆水三也鄭白渠亦名沮漆四也四水之中惟石川河當為禹貢沮漆而縣詩之謂自土沮漆者蓋在岐不在邠也若鄭白亦分沮漆之名則誤矣今

分三派而枚辨之貴其不雜也

周漆沮漢漆縣水新平縣漆水

縣之詩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言太王遷岐肇

基王迹而文王有所兼藉也其詩曰民之初生自土

沮漆言有沮有漆之地太王荒之而民命由之以生

也生如元鳥之能生商后稷之能生民也凡縣詩所

指截自古公王即太遷岐為始曾無一語上及公劉在

幽之初古邠幽同詩及孟子可攷唐明皇嫌其文曰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言民命所生自遷岐之後有瓜瓞之縣縣不絕也下

文亟及太王亶父即不與公劉居幽之事一語相関

也而惟鄭氏自出其意而曰公劉遷幽居沮漆之地

其世縣縣也學者不從詩之本文歸沮漆於亶父而

從鄭氏之臆歸漆沮於公劉所謂寧道孔聖誤不言

伏鄭非者非此類也耶自鄭注既行之後凡談詩而

及漆沮者悉皆主本其說其實全無古據也按水經

渭水自雍縣東下至岐山與岐水漆渠水會漢志扶

有漆水元和志曰普潤縣城西有漆水唐普潤縣

漢漆縣也志於邠州又曰漆渠水在杜陽縣按漆地相

並皆在鳳翔府北東水必通行見者有疑故詳載使

致有三水大小相敵故渭力不能獨擅其名是以猶得

名漆也此三水者東及周原之北岐山之南是為太
王之邑故詩曰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而孟子亦曰邑
乎岐山之下而居焉者也然則太王作邑之地山固
名岐矣而其山南有水焉亦自名岐也水經岐漆渭
三水同流而其一名則岐水之陽亦漆水之陽也故
周頌曰倚攸漆沮潛有多魚毛氏釋之曰漆沮岐周
之二水其說確也詩兼漆沮言之而諸書止且夫潛
言漆不言沮不敢強通之致頌為夫岐周之沮漆冬而有魚可薦春而有鮪
可獻也是為土地所生自能備物故以薦先也則毛
氏指漆沮以為岐周之水者兼有物產可證也若夫

邠地之在岐北尚二百里籍使有水亦名漆沮而漆
沮有魚可以致之宗廟然地之相去如此其遠其在
冬薦猶或可用若當春獻則臭鯉皆為豈可用也
以此理而測其遠迫則知獻魚之漆沮當屬岐周而
不屬邠土亦已明矣世人之於鄭說既不能本經以
正其誤乃反屈經以信其語而元和志又從而傳會
之則其說愈實也若李吉甫之誤則能證其所以矣
漢志扶風漆縣嘗有漆水此之漆縣其疆境甚闊唐
鳳翔之普潤暨邠州之新平其地本皆屬漆今從唐
郡縣以求古地則公劉之邠自在邠州新平而太王

之岐則在鳳翔之普潤故岐之與邠固皆同隸漢世
漆縣矣然而漢志漆水特嘗一出無兩漆也元和志
務合鄭說故遂分漢志一漆而著諸兩縣故普潤新
平皆有漆水仍於新平明立之說曰漆水在縣西九
里西流注乎涇今鳳翔麟遊上即普潤亦有漆水與此
異也據志此言則不獨一漆分為兩漆而意指所向
正謂邠州漆水應經而岐下漆水不與縣應也夫漢
志但著一漆而吉父直以邠漆為漆不以岐漆為漆
則酷信鄭元之過也予詳攷經志而知其誤之所起
乃敢明言也

禹貢漆沮

石川河

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它皆非也何以
知其然也曰禹貢敘載渭水首末有敘可攷也曰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則自渭原以至入河所謂沮漆者僅嘗一見
而其水行之序又在澧涇之下則自澧涇而上凡後
世名為沮漆者皆非禹世之所嘗名也今以漢唐都
言之豐之入渭在盤屋縣境縣蓋咸陽西南也涇之
入渭在陽陵則又在咸陽之東矣漆沮入渭石川河在
漢馮翊之懷德縣即唐同州之朝邑縣也朝邑又在

陽陵東北三四百里也故予謂石川之沮漆可應禹
貢者為其派序入渭在豐涇之東全與經應也禹貢
於雍嘗曰漆沮既從澧水攸同則漆沮之文嘗在澧
派之上其水疑於在岐矣然可以知其不然者有類
可驗也經曰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若以既之一語謂
為記已然而啓未然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
涇渭乎故漆沮既從者下流既已附從則上流不壅
澧水亦遂東行也謂禹貢無兩漆沮予言有本也

洛沮漆

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皆言洛即

漆沮今先分派以言貴於有辨所謂洛水者地理志
曰源出北歸縣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
同之三州乃始入渭孔安國輩謂自馮翊懷德縣入
渭者是也漢懷德唐同州衙縣也亦朝所謂沮水者
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新平縣在邠州有涇水
境內而北沮水之名石川河者亦在邠州至華原縣南
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
也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
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為合漆之地也此
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

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
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
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三名及其至
白水縣則遂混為一流故自孔安國班固以後論著
此水者皆指懷德入渭之水以為洛水而曰洛即漆
沮者言其本同也洛之叛名不知起自何世秦用鄭
國鑿谷口渠史記已曰鑿涇注洛矣漢武帝用嚴熊
言穿龍首渠自徵同州澄城縣以達商顏亦云引洛則洛
名久出秦前矣若其立洛名而蓋掩漆沮則難窮其
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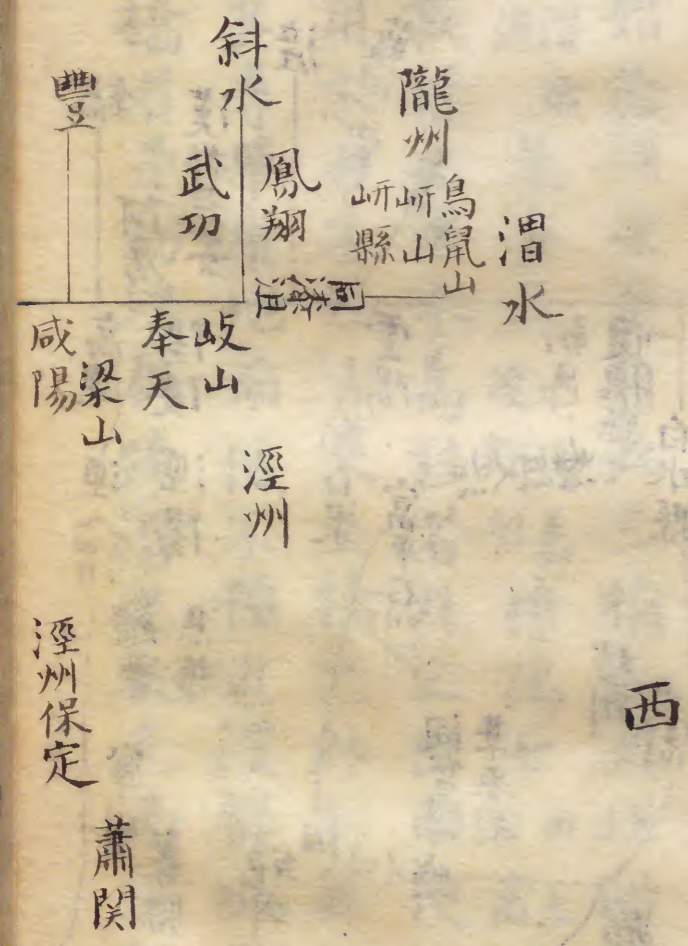
總說

漆沮在雍名凡四出予雖派別言之今更為之圖以
奠位置而其說易明矣縣詩潛頌之謂漆沮者普潤
之漆水也太王文王之都在岐而普潤者岐地故也
禹貢之謂漆沮者即富平縣石川河至白水縣入洛
而與洛水俱自朝邑入渭者是也以其派在涇不故
也若本邠州雖有漆水而其地在邠邠乃公劉所都
不與縣詩岐地相應又無派流與岐水相入則決知
其不為縣詩之沮漆矣鄭白二渠自雲陽谷口東入
石川河石川河既為漆沮故世亦誤認二渠以為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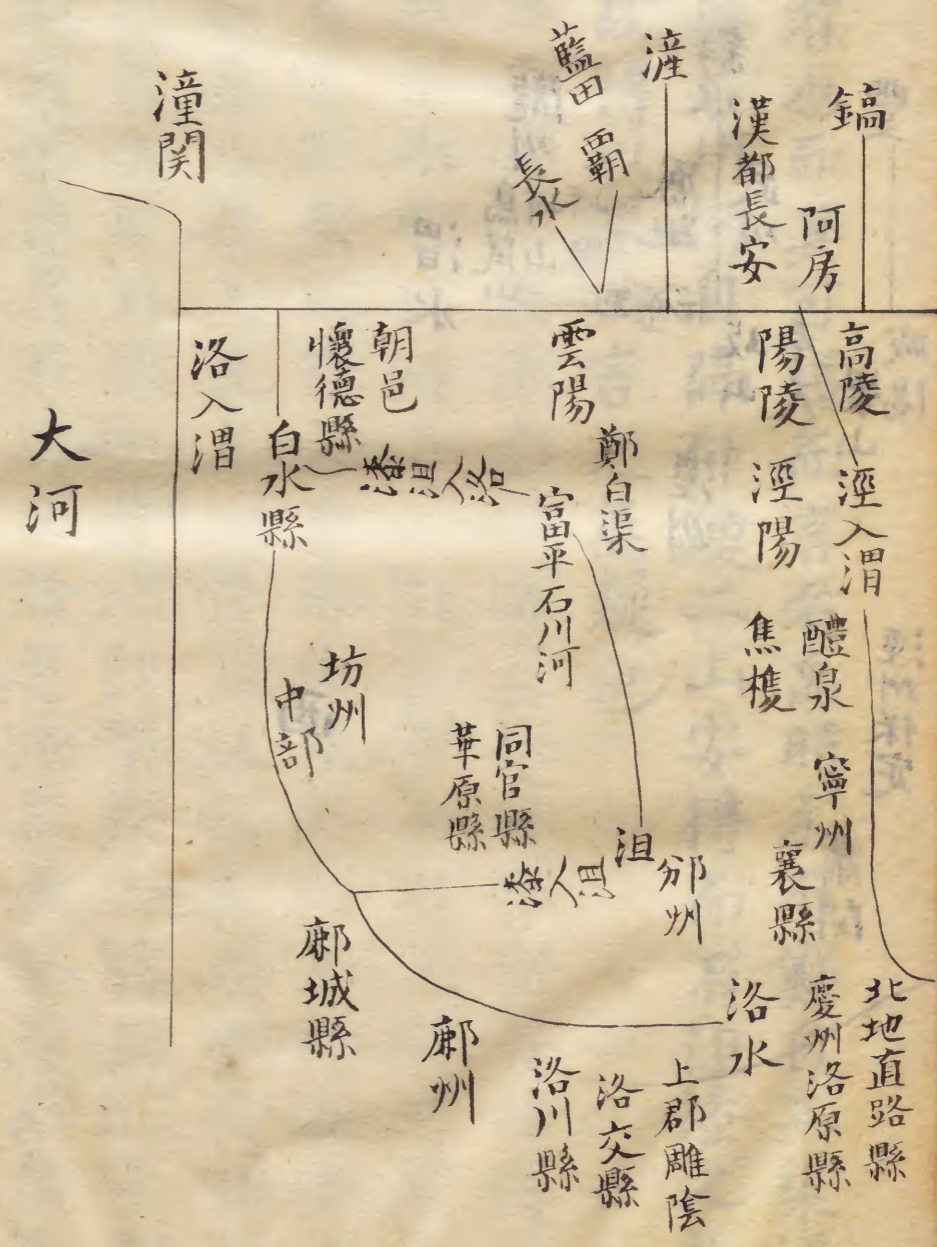
漆者也而其可得而言者禹時未有鄭白二渠涇派
 之與石川河自隔仲峻二山安得而有沮漆之名也
 予故得以果决言之無疑也

禹時未有鄭白二渠涇派之與石川河自隔仲峻二山安得而有沮漆之名也予故得以果决言之無疑也

禹周秦漢五沮漆圖



高麗秦代元武秦圖



大河 東

三渭橋

秦漢唐架渭者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漢武帝造在咸陽東南二十二里者為中渭橋秦始皇造在萬年縣東四十里者為東渭橋東渭橋也者不知始於何世矣自此三橋而外以船渡者十一處萬年渭橋長安三凌中橋嘉櫟陽七田五田家周夏聖六典載橋之用木為柱者凡三出而便橋中橋東橋柱皆用木也不知古來三橋之外別無跨渭之橋也耶抑其專舉雍地而他預也漢都城北橫門外別有橫橋者予初以為跨渭之數已而詳攷則黃圖嘗曰

長安城下有池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等則此之橫橋乃其跨池為橋者也池即城壕不跨渭也不在三橋之數也予惟中橋亦名橫橋慮其淆混本制故具言之

平 便橋通茂陵

武帝自作茂陵在渭北興平縣大丘西南十里帝紀曰建元三年初作便門橋蘇林曰去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蓋秦世已有中橋亦自可趨興平而迂回難達故於城之西面南來第一門外對門叔橋以便西往故此門一名便門而此橋遂名

便橋亦曰便門橋也便亦作平古平便字通師古曰當讀如本字蓋以徑便為義其理長也元帝欲御樓船用薛廣德諫而舍船從橋者正此地也顏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西頭第一門呂丞相長安圖則謂南面西頭第一門亦名便門也顏呂二說蓋同也至水經則曰西出南頭第一門名章門又名便門則與顏呂異矣今去古遠二說似難意定然有地望事情可以推求則水經謂為西頭南來第一門者是也蓋茂陵在長安西北而便門在長安西面則於趨陵得以云便也元和志曰便門在長安西門便門與橋相對

故甞便橋則其理尤明也唐太宗卽位之初頡利入
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太宗出元武門苑北門可以西趨便橋
以萬騎徑詣渭水上隔水與頡利語卽日還宮乙酉
幸城西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太宗謂蕭瑀曰當請
和時可汗獨在水西則橋在城西不在城南蓋可驗
矣予故曰橋與長安西面章門相對者是也若夫呂
氏謂為南面之門者或因南門亦名便門而誤以南
便門為西便門焉耳其事為所著則水經之說長也

中渭橋

秦宮殿多在咸陽咸陽渭北也至其阿房長樂宮則

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長樂宮北有橋跨渭而長
安咸陽始通是以亦名便橋也三輔黃圖曰渭水貫
都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
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
十約其地望卽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長安志
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上有梁謂之橋
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
門橋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故不得不以中別也
然漢張釋之傳曰文帝出中渭橋則似武帝之前已
嘗冠中名於此橋矣而不然也張晏曰在渭橋中路

其說是也言文帝行半渭橋而驚馬之人始出也此時未有東西兩橋不應命此為中也水經又名此橋為便門亦取其通渭南北往來皆便也非漢城西門之橋也

東渭橋

在萬年縣北東

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霸水合渭之地奉天之亂劉德信入援以東渭橋有轉輸責粟進屯此橋李西平於此屯兵亦以軍人就饗之故也其後自咸陽還軍仍駐東橋竟從此地以入長安也德宗有碑在橋側旌褒西平剋復之功

蘭池宮

元和志咸陽縣東二十五里蘭池陂即秦之蘭池也始皇引水為池東西二百里南北二十里為蓬萊山剋厄為鯨魚長二百丈始皇微行遇盜于此藻於池址立縣號池陽縣諸家但言池陽在池水之址而不云池水之為何池故莫究其宿也予按咸陽之地別無池水能大於此故藻之池陽即秦蘭池之陽而秦之蘭池宮亦並此池建宮也藻世亦有蘭池宮長志別在周氏陂陂在咸陽縣東南三十里宮在陂南藻匈奴傳宣帝朝單于自甘泉宿池陽宮則恐所宿

者秦宮耳為其宮在池北面漢宮乃在陂南也詳見
朝漢武帝之鑿昆明池刻石為鯨魚及牽牛織女止
以秦之蘭池為則也池東西垠際至三百里之廣而
水經所引漢志乃去不知其處而今之漢志又無此
語不知水經據何而云也唐高祖時秦王出幽州禦
突厥高祖餞之蘭池則或為周氏陂南之宮也

皇子陂

在萬年縣西南二十五里周七里長安志曰秦葬皇
子趙冢於陂之北原故曰皇子陂隋文帝改為永安
陵杜甫詩曰天寒皇子陂或書皇為黃誤也

樊川

在長安南杜縣之樊鄉也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
所謂水封邑之于此故曰樊川即後寬川也又名御
章耶也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五里杜佑別墅在焉故裔孫
牧目其文為樊川集也

昆明池

定昆明池

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臣瓚
京雜記三輔黃武帝欲通西域為昆明之所閉隔聞
因所記皆同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鑿此池習水戰期以伐之中
有樓船上建樓櫓又有戈船上施戈矛四角悉垂幡

既於葆薨蓋照燭涯涘其始鑿也固以習戰久之乃
為遊玩之地耳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
志曰今為民田今者唐世作圖經時也夫既可為民田則元非
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時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
曰交水西至石塢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闌堰在
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
之水也交水即福水也經曰上兼樊川御宿諸水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
可壅激以為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
皆賴之詳見三派下此地至漢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
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

則唐初仍自壅堰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
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水竭而為田也中宗時安
樂公主欲請昆明為己有帝以民資蒲魚不可其請
公主遂別穿定昆池以勝之定昆池在長安縣西南
十五里

澹水

澹原出藍田縣境之西暨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
大興城隋世自城外馬頭堰壅之向長樂坡即澹坡也
西入城西至萬年長安兩縣凡邑里宮禁苑園多以
此水為用夫長樂坡基高矣四面山巒皆見杜甫曰

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者是也而長水尚可以堰入城者原高於城故也長樂坡本名澹坡隋文帝以坂反音同取其北對長樂而立為坡名以更之世人誤呼為龍首渠者即此渠也詳在龍首渠下直至霸陵乃始合霸又至新豐縣乃始同霸入渭其力比霸差小而與之對行故語霸者多攀澹而與之俱也

長水

長門亭長門宮

漢城東二十里為霸陵霸陵之西則澹水澹水至霸則已合霸霸又北流別有長水者水經所載凡有三派其末皆自白鹿原北入霸後因姚萇據有長安人

為萇諱故改此水以為荆溪水因此失其本名雖以顏師古之博而亦不能是正故其注釋長水校尉則曰長水胡名也長安志曰又以源長為義也皆因舊誤不能覺也按史記封禪書曰霸澹長水澧勞涇源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然則長之為名與涇渭配對則是元有其名非因胡騎及源長立義也郊祀志曰文帝出長門亭若見五人於道遂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也亭以門為名而非城門之門也或者古來嘗有扼塞在此其門道尚在如鴻門之門其斯以為門矣門見鴻而下而夫門之以長為名也其

必取之長水也以其地近故也文帝顧成廟在城外無宿館竇太后獻長門園武帝以為長門宮如淳曰園在長安城東陳皇后以妬廢處此宮司馬相如所為作賦者是也是皆竇主園內之宮又皆並長門亭而立為此名也水之因姚萇而改名荆溪也韋述兩京記竇嘗言之矣宋次道長安志皆本圖經既不知長水別為一水乃曰按長安城門無名長門者此乃誤認門名而求之城門也史記之紀文帝曰帝出長安門見五人於道則雖司馬遷亦誤認長門亭而為長安城門矣故圖經誤並城門以求而漢都元無長

安門也宋次道則知之矣其後自出其說迺曰荆溪本名長水後避姚萇諱改名荆溪則韋述所著家既知之矣而兩存不立明辨故見者難遽明也

宜春苑

典曲江通

宜春之名漢史凡三出其實止為兩地有曰宜春苑者地屬下杜有曰宜春宮者即下杜苑中宮也皆秦初也有曰宜春觀者則在鄠縣漢武帝之所造也雖三其名而實止兩地也東方朔傳曰武帝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上林賦曰息宜春師古曰宮名在杜縣東即唐曲江也揚雄傳武帝東

游宜春師古曰宜春近下杜也史記秦紀曰子嬰葬
二世杜南宜春苑司馬相如從武帝至長楊獵在盤
還過宜春奏賦以哀二世其賦曰臨曲江之隄州望
南山之參差師古曰曲江之州曲江也故賦末云吊
二世持身之不謹兮墓蕪穢而不修也參數者言之
則二世之所葬相如之所賦漢之曲江唐之曲江皆
此下杜之宜春也下杜即杜縣曲江宜春去杜縣近
去下杜遠此凡及曲江宜春宮皆
云下杜當是地屬
下杜不屬杜陵耶其苑若宮皆秦創而漢唐因之也
至於宜春觀者則在長安之西鄠縣滂泲二水之旁
上林故地也水經曰滂水逕漢宜春觀合漢陂入渭

師古曰觀在鄠縣十道志曰漢武帝所造也又合此
數語者而求之則宜春之觀在漢城之西秦上林苑
中而下杜之宜春自在漢城東南其別甚明也說者
誤以下杜之宮為鄠縣之觀則失之矣故師古於東
方朔傳明辨之曰在鄠縣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
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其說極為允篤也貢禹傳元帝
用禹言罷宜春下苑以假貧民此則下杜之苑矣故
揚雄傳曰雖頗割其三垂以贍貧民者即指元帝所
罷之苑也既曰下苑則必別有上苑矣頗割三垂則
彼之一垂尚包苑中也耶

唐曲江

唐曲江本秦隄州前已至漢為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兩京新記隋營京城字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為居人坊巷而鑿之為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為芙蓉池且為芙蓉園也長安志劉餗小說曰園本古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為其永盛而芙蓉富也韓愈詩曰曲江千頃荷花淨平鋪紅蕖蓋明鏡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

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即此祓禊布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歌詩兩京新記康駢劇談錄曰曲江池本秦時隄州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南即紫雲樓芙蓉苑西即杏園慈恩寺已四池本皆曲江地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詳在宜春苑下于中和上巳節即錫宴臣僚會于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為盛觀長安志曰文宗太和九年發左右神策軍各一千五百人淘曲江修紫雲樓綵霞亭仍勅諸司如有力欲創置亭館者宜給與閑地任其營

造先是鄭注言秦中有灾宜以土工厭之加濬昆明
曲江二池帝又曾讀杜甫詩曰江頭宮殿鎖千門遂
思復昇平事而加修葺焉予按此地都在都城中因為
空隙便於遊觀然亦緣黃渠可引故遊觀者樂之也
於是紫雲樓在其南香園慈恩寺在其西皆以此池
之故也漢武帝時池周圍六里餘黃圖唐周七里占
地三十頃長安志又加展拓矣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
花寺之南

龍首渠

長安志於萬年縣既著龍首渠曰一名漚水渠矣因

引漢書曰穿渠得龍首故名龍首渠唐引漚水由都
城東入長安界予按志此語凡渠勢曲折固皆得之
而謂漚渠名龍首渠者誤也龍首渠者漢武帝所穿
在同州商顏山下因穿地得龍骨乃立名以識而曰
龍首渠也雍州居渭南同州居渭北無由可合為一
而漚之一水史漢皆嘗志之但云有渠不云嘗得龍
骨也則龍首名渠果何自也兩京道里記曰龍首渠
開皇三年開鑿引漚北流入苑在長樂取上堰近龍
首即大明宮所據龍首原也故以名之此其說是也
六典隋大興城西據龍首原宇文愷營都之初謂橫

坡六條可象乾爻者正龍首山之支脈也詳在龍首山下若夫此渠分澆為堰則在萬年縣龍首鄉馬頭堰而龍首鄉者在縣東十五里自此引澆從長樂坡入而分為兩枝西北以注入于苑也見長安志其渠之分澆坊著之甚詳大明宮東苑有龍首殿皆受此水而兼此名也故予得以主兩京道里所記也

海池

太極宮有四海池分東西南北皆以海名夸其大也太宗六月四日舉事苑中高祖方游海池不知也則宮之典苑亦已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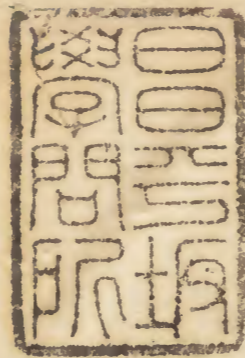
漢陂

在鄠縣西五里源出終南山有五味陂陂魚甚美因加水而以為名其周一十四里北流入澇水即杜甫所賦漢陂也其曰水面月出藍田關者曉關在其東南也

凝碧池

在苑中祿山亂逆徒張樂燕于此樂工雷海清不勝憤擲樂器慟哭王維陷賊被拘僧寺聞之為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





漢書地理志卷之六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五
 西域之國多與漢通
 其北與匈奴接其南
 與羌胡接其西與大
 宛康居接其東與胡

雍錄卷第六
 是就出焉山首正和

真和癸亥

f

